

續
子
不
語

素
枚
編

上

進步書
局校印

續子不語目錄

卷一

狼軍師

几上弓鞋

白龍潭

露水姻緣之神

縊鬼申冤

執錫二童

趙氏三世為神

張少儀觀察

屍合

葛先生

天后

陰氏妹

虎投河

武夷君

九華山

張稿公

受私橋

曹公夢

治妖易治人難

伏波灘義犬

浮海

刑天國

萬年松

虹橋板

天上過船

卷二

鬼狀

驅狐四字

女鬼守財持壻

僵尸食人血

鼠鬼

鬩精

雷異

紀曹孝廉夢

縊鬼畏魄字

蔡啞子

珠溼紀事

葉氏婢

牟尼泥

獼怪

天蓬尺

撮土避賊

沙彌思老虎

子不語娘娘

枯骨自贊

藤花送終

卷三

机

地仙遭劫

張闔王

梁氏新婦

小婢入穴

吹銅龍送枉死魂

編上有守飯童子

打破鬼例

道士留符

奪狀元須損壽

照心袍

羅刹國大荒

紹興李先生

怨氣變蛇

心經誅狐

旱魃有三種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王偈

蕭總管求焚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卷四

帝流漿

討亡術

學竹山老祖教頭錯馬桶

關帝現相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溫元帥顯靈

僵屍拒賊

亡父化妖

乾麋子

石某

物變

人變樹

水精碧霞洗

浮提國

刀瘡藥

乩仙靈蠢不同或情人捉刀拔鬼舌

蔣瑩溪

方宮詹

麒麟無腸

四耳貓

頭形如桶

烏怪

劉子壯

黑牡丹

李秀才捕亡術

石樹榕

禪師吞蛋

含元殿判官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虎有黃光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狗兜

鵬真

銀張

蒼蠅替人治病

鼠薦卷

石人賭錢

犬逐通判

佛奴穿母脇生

彭祖舉樞

人皮鼓

指上樓龍

卷五

奪舍法

屍奔

骷髏三種

人氣分塵

鬼氣攝物

山魃怕斧刀

驅瘧鬼咒

陰沉木

織登科記

朱鹿田

飛僵

程嘉蔭

水虎

綠郎紅娘

丈人夜有光

狐仙正論

外國

作勢渡水

唐公判獄

郭六

劉迂鬼

痴鬼戀妾

狐仙懼內

軍校妻

飛天夜叉

虎張

狼牙

樓怪

武進兩異事

有子廟講書

米元章顯聖

麒麟喊冤

大通和尚

掠刺鬼

卷六

多官

祈夢二則

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石板中怪

僵尸貪財

黃鼠狼著紙衣呼小將

徐明府幕中二事

同服琉璃效驗各別

夜航船二則

盛林墓

趙友諒宮刑一案

換尸冤雪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動靜石

玉女拳

廬山禹碑

飛鐘啞鐘妖鐘

鼠渡江

鵬過

石中玉碗

瓜子妖

琴變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官受妓嗔

京中新婚

張趙關富

朱爾玫

梁制府說三事

官運二則

錢縣丞

卷七

乩仙

勒勒

雷擊兩婦活一兒

火神打踰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誤殺金童

錢尚書

夢墨

錢狀元小名

歸寧女遇怪

龍誅龍

桑豨

韓六

烟烟

懶異

柏香簪不宜入殮

獵戶說虎

鬼請上任

通幽法

喜婆

懶淫

虎困藤斗

甘公入夢

卷八

尸變

鬼買行頭

韓六三事 後又綴一事

鬼買缺

溫將軍

鬼請吸烟

李生遇狐

仙童行雨

金能退鬼

秀結宜男

黑青畏鹽

僵屍扶人棗核可治

量童子

靈符

吞身魚

雞毛烟死蛇

蛇箱

番僧化鶴

謝珍格物

烟龍

形交氣交

賽虎

滇南靈草

羊乳鹿

多角獸

江中黃楸

水虬

九尾蛇

蠍虎遺精

皖城雷異

卷九

天后繡女

桃源女神

安慶府學狐

湖南貢院鬼

雷異二則

人變魚

韓昌黎稱老相公

急淫自縊

照海鏡

殺佛

丹徒異獸

鬼怕討債

蘭渚山北來大仙

喫腎囊中舉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溺壺夫節

三虎奪命

梁相國解夢

齋猴

狗熊寫字

雷屑

牛漢水

陰陽山

亡夫領婦到陰間見太公太

卷十

淫誦二罪冥責甚輕

人壽有定陰間不能增減

嗣帝血食秀才代享

惡人轉世為豔

姦夫死後報仇

董刺史雪冤

劉老虎

屈丐者

僵尸

申氏自拶

雁宕仙女

生魂入胎孕婦方產

女化男

人化鼠行竊

唱歌犬

韓鐵棍

認鬼作妹

蟒過嶺

食猴怪物名石柶

鐵牛法

妖術二則

種蟹

扯雞膝救溺死人法

鳥獸不可與同羣

拘蛇

金香一枝

小僮遇女鬼

懷慶水災投匭水息

三王神請醫治臂

續子不語卷一

隨園戲編

狼軍師

有錢某者。赴市歸晚。行山麓間。突出狼數十。環而欲噬。迫甚。見道旁有積薪高丈許。急攀躋。執樞爬上避之。狼莫能登。內有數狼馳去。少焉。簇擁一獸來。儼與卒之昇官人者。坐之當中。眾狼側耳於其口傍。若密語俯聽狀。少頃。各躍起。將薪自下。抽取枝條。幾潰散矣。錢大駭。呼救。良久。適有樵夥聞聲共喊而至。狼驚散去。而昇來之獸獨存。錢乃與各樵者諦視之。類狼非狼。圓睛短頸。長喙。怒牙。後足長而軟。不能起立。聲若猿啼。錢曰。噫。吾與汝素無仇。乃為狼軍師。謀主欲傷我耶。獸叩頭哀嘶。若悔恨狀。乃共挾至前村酒肆中。烹而食之。

几上弓鞋

余同年儲梅夫。字丞。得子晚。鍾愛備至。性頗端重。每見余執子姪禮甚恭。恂恂如也。家貧。就館京師。某都統家賓主相得。一日早起。見几上置女子綉鞋一隻。大怒罵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輩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見之。謂我為何如人。速即擲去。家人視几上並無此鞋。而儲猶痛罵不已。都統聞聲而入。儲即逃至床下。以手掩面曰。羞死羞死。我見不得大人了。都

統方為辨白。而儲已將床下一棒自罵自擊。腦漿迸裂。都統以為瘋狂。急呼醫來。則已氣絕。

白龍潭

彌勒縣舊城集。漢夷雜處。環山而居。山麓有白龍潭。寬可數畝。有良田千頃。築土壩以蓄水。俯臨大河。水溢則啟閘以洩之。雨時二龍相鬪。狀如小蛇。或見巨木一段。蒙青苔而豎。遊。每沖決壩岸。一日眾農栽秧。值細雨中。飛魚大小成對。如擺隊伍。有絳衣女子持扇揮之。偕至潭中。隨即不見。相傳龍女歸寧云。夷人僮二家。天將暮。忽來衣孝服者。云來投宿。問其所需。則索卧房一間。一大缸。滿貯清水而已。僮疑客浴。遂如所請。並欲為備酒食。客曰不必。惟有一事相煩。更當重謝。僮問何事。客曰。此地龍潭。後有大樹。君往伐之。俟其將斷。先用巨繩縛住。俟潭中有兩羊相鬪。即斷繩倒樹。僮許之。黎明伐樹。果見潭中水沸如潮。有黑白二羊出鬪。僮思當是此時。乃斷繩而倒樹。黑羊躍出水。亦平復。急歸欲告客。以請功。客竟適矣。問妻。妻曰。客在房未嘗出戶。乃共搜之。疑其在缸。啟覆觀之。則黃金滿焉。始知客即白龍化身。爭潭求助者。於是潭遂以白龍名。而僮家至今稱首富。

露水姻緣之神

賈正經。黔中人。娶妻陶氏。頗佳。清明上墳。同行至半途。忽有旋風當道。疑是鬼神求食者。乃

列祭品。滙酒祝曰。倉卒無以為獻。一尊濁酒。母嫌不潔。祭畢。然後登墓拜掃而歸。次春。賈別妻遠出。一日將暮。旅舍尚遠。深怯荒野。無可棲止。忽有青衣伺於道旁。問曰。來者賈相公耶。奉主命相候久矣。問為誰。曰。到彼自知。遠指有燈光處。是其村落。私心竊喜。遂隨之去。約行里許。主人已在門邊。客道服儒巾。風雅士也。樓閣雲橫。皆飾金碧。賈敘寒暄。問曰。暮夜遠途。忽蒙寵召。從未識荆。不解何以預知。遠勞尊紀。答曰。舊歲路中把晤。叨領盛情。曾幾何時。而遽忘耶。賈益不解。主人曰。去年清明日。賢夫婦上墓祭掃。旋風當道者。却我也。賈曰。然則君為神歟。曰。非也。地仙也。問所職司。曰。言之慚愧。掌人間露水姻緣事。賈戲云。僕頗多情。敢煩一查。今主可有遇合否。仙取簿翻閱。笑曰。奇哉。君今生無分。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緣。實不覺汗上。自思妻方少艾。若或有此。將為終身之配。乃求為消除。仙曰。是註定之大數。豈予所得更改。賈復哀求。仙仰天而思良久。曰。善哉善哉。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貪財之心。勝於好色。汝速還家。可免閨房之醜。不過損財耳。賈屈指計程。業出門四日矣。恐歸無及。又思為蠅頭微利。而使妻失節。斷乎不可。乃辭仙而歸。晝夜趕行。離家僅四十里。忽大雨如注。遂不得前。明午入門。則見卧房牆已淋塌。隣有單身少年相逼而居。迴憶仙言。不覺歎恨。妻問何歎。曰。牆塌壁倒。兩室相通。彼此少年獨宿。其事尚可言。而來問我乎。妻曰。君為此耶。事誠有之。

幸夫十金而免。賈詢其故。曰：牆倒後少年果來相調。予逃往隣家。不料枕間藏金。遂被竊去。今渠怕汝歸。業已遠颺。問金何來。則某家清償物也。賈鳴官擒少年答之。而金卒難追。此事程惺峯為予言。

鑑鬼申冤

新安趙天如。授徒黃氏。酷暑畏熱。夜不成寐。向居停請易臥室。居停為指數處。皆不當意。惟一樓院內多花樹。清風徐來。趙喜之。黃似不可。趙疑切近內室。黃曰：非也。上有鬼魅。故未敢令先生居。趙云無妨。遂移榻焉。秉燭以待。夜半忽聞梁間有聲。觀之。則弓鞋雙垂而下。年二十許之美人也。凭欄望月。取妝奩作梳沐狀。復行至廂樓。揭起覆瓦數溝。取出白銀六封。攤几上。展玩歎息。仍復包裹藏瓦溝中。覆蓋如故。轉身至趙榻前。將掀帷幕。趙下榻叱逐。直至樓下。入後園竹林中而沒。窺之。內有新厝棺。心知即此祟。明日晤居停問曰：後園之鬼。得無自縊者乎。為君家誰。黃不覺泣下。曰：死者為吾愛妾張氏。性最敏慧。掌出納銀錢。一日收某處租三百兩。甫交未幾。及吾急需。則烏有矣。予一時盛怒。以污蔑之言罵之。詎知渠忿竟辱短見。趙曰：是君暴急之過。然其事可得終明乎。曰：未也。問有子否。則現拜門牆者是也。趙曰：請為白其冤。拉黃登樓。揭瓦溝。取金出。果然原物也。其夜見鬼復下如前。作梳沐狀。取筆題

詩於牆。向榻前再拜而去。詩曰：小婢偷金去，私藏瓦上溝。今朝冤始雪，我恨亦全休。自後此樓安靜矣。

執錫二童

順治進士蔣封翁名伊，求嗣於靈巖。夢禪僧指執錫二童為之子，因舉長子名之曰陳錫。後為雲貴總督。晚年嘗曰：吾命中尚應得一子，久之夢其中堂曝錦被一床，一龍幡裹其間。適佃戶曹姓者，送租并攜其女至，甫十餘歲，裹舊錦衣嬉笑。公見大驚，遂留納之，生文肅公。

趙氏三世為神

常州趙恭毅公為康熙名臣，人所共知。薨後有蘇州過姓者，嘗識公於生前。後泛舟洞庭，薄暮見大舸順風而來，旗燈皆書湖廣城隍司，心竊異之。及迫視，則公危坐舟中，方據案視事。又陸先生子靜善，勅勒之術，嘗仗壇至二天門外，見公亦在二天門奏事。其子侍請公，以大

臣子策勳力肅州軍前，恭毅公薨，恩許奔喪，侍請哀毀，遶疾病中，每自詔曰：嘔吐滿地，使人難堪，吾何為居此職耶？眾問何職，曰：痰火司也。家人不知痰火司為何神，越日禱於東嶽行宮，則兩廡果有痰火司神，病革人見痰火司燈籠入門，遂暝。其子副使公歿後，逾年洪氏姑病昏，不省人事，恍惚至一衙署，見公自內出，訝曰：妹何為來此？延入談家事甚悉。姑問兄

現作何官。曰巡海道也。事繁刻欲他出。不能留汝。且曰汝嫂亦不久人間。家中多事。可屬兩姪慎之。遣二役持香送歸。及甦。室中尚有餘香。未幾。族人以立嗣與訟。備年不寧。又未幾。其嫂黃恭人下世。

張少儀觀察為桂林城隍神

長洲顧某。以父久病。禱於神。願以身代。一日。夢城隍神遣隸攝至署前。不得即入。見有肩輿遠來。顧側身以待。乃其師也。自輿中出。執手慰勞。且曰。余已為某方土地。生何事至此。願具以告。曰。此大孝。吾當為汝白之。良久出。曰。今日神有事。當改期。遂甦。越日。隸攝如前。至則神召入。問其父病狀。對曰。骨瘦如柴。神大怒。趣隸杖之。願不解呼冤。未幾。內送一紙條出。神見之色始霽。曰。汝父設藥肆。某年大疫。不索藥值。功德甚大。且憐汝孝。可以延壽一紀。願謝而出。問旁人。神何以怒。曰。獸中惟豺最瘦。世人多訛作柴。神始聞之。以為比父於獸。故怒。賴幕客辨明。乃免。署前所見諸人。皆其鄉先輩。以刑辟死者。一人被縲。一人將遞解遠行。願不識。問之。曰。此原任知府某。為其部民所訴。張公為桂林府城隍。神移牒取之耳。問張公何人。曰。余亦忘其名。嘗在雲南糧儲道。今河南巡撫畢公舅氏也。張名鳳孫。字少儀。長洲人。與余同舉鴻詞科。少時有張三子之目。三子者。孝子君子才子也。生平多厚德。宜其為神。然冥中

不知其名。但以威黨官位相炫耀。母怪人之好談顯者矣。

屍合

山左王倫之亂。臨清焚殺最慘。男女尸填河高於岸者數尺。賊既平。啟閘縱屍順流而下。無賴者竊剝其衣。故屍多裸露。忽一女屍年可十七八。裸仰水面。流至閘側。左足塞閘而止。俄一男屍年略相似。裸流而下。甫至閘間。忽躍水而起。與女屍合抱。頸股交壓。衆以爲搢之。竭力不能開。頃失流去。亦不辨其誰氏子也。

葛先生

河南汲縣李秀才。就館村落。夕行迷路。遠望叢木間燈火。趨之。見一茅舍。隱隱有讀書聲。叩其門。主人出迎。年四十許。見李延入。自稱葛姓。素好讀書。厭塵市囂雜。故隱此僻處。且言其妻在家乏食。為妻母逼嫁。明日將投河。惟君能救。望乞垂援。言之泣下。李唯唯。因就止宿。首稱精潔。既明。身卧塚上。並無屋舍。李駭極趨歸。道遇一婦。衣綠衣。行且泣。臨水將自投。李挽止之。詢其所以。則葛姓妻也。孀居乏食。父母將奪其志。故奄死耳。李以去舍不遠。遂歸與嫗共述其異。養為己女。李年已五十餘。忽舉一子。視其眉目。酷肖所遇葛姓者。戲以葛先生呼之。兒輒笑投其懷。

天后

林達峯曰。天后聖母。余二十八世祖姑母也。未字而化。靈顯最著。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風濤不測。呼之立應。有甲馬三。一畫冕旒乘圭。一畫常服。一畫披髮跣足仗劍而立。每遇危急。焚冕旒者輒應。焚常服者則無不應。若焚至披髮仗劍之幅。而猶不應。則身不可救矣。或風浪晦冥。莫知所向。虔禱呼之。輒有紅燈隱現水上。隨燈而行。無不獲濟。或見后立雲際。揮劍分風。風分南北。船中神座前。必設一楫。每見羣龍浮海上。則風濤將作。焚字紙羊毛等物。不能下。便令舟中稱棍師者。焚香請棍向水面舞一周。龍輒戩尾而下。無敢違者。若爐中香灰。無故自起若線。向空而散。則船必不保。余族人之父某。言其幼時。逢漳郡官兵征臺灣。致祭教場中。某隨父往觀。見后端坐龕上。貌豐而身甚短。急呼父視之。已不見。

陰氏妹

吳郡申衙前陰某。有妹纔十二歲。時方中秋。家人方共飲。聞比鄰婦逆其姑。詬誶聲甚厲。妹忽變色。起持刀直入其家。毀其几案。捉婦將刀之。家人奔救。女力甚猛。五六人持之方得脫。扶歸問其故。猶拗怒。咆哮厲聲曰。我必殺此婦報其母。家人強之卧。則翻睡矣。醒而詰之。慙汗。噉泣。不自知其故。

虎投河

紹興西鄉。谿水甚深。一兒戲谿上。見虎來。兒竄入水。洑而出沒。且覘之。虎坐岸上。眈視良久。意甚躁急。涎流於吻。忽躍起撲兒。遂墮水中。憤迅騰擲。谿水為沸。數躍數墮。竟不能起。兒獲免。而虎溺死。

武夷君

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學安徽。夢上帝召復武夷君位。先生以文集未成泣辭。帝許之。醒而述其事於青池。令林夢鯉聞者共異之。後視學閩中。謁武夷君廟。廟內施設位置。與夢中一一吻合。心益異焉。任滿復命。無疾而終。余按宋人說楊文公初生時。遍身紫毛長一尺。自呼武夷君。與竹君先生相似。

九華山

九華山最著神異。相傳明季海公剛峯。雨中皮靴登山。同伴告以皮靴乃牛皮所作。是輩非素不可著也。乃易草履。隨衆參神。指廟中鼓。問神曰。此亦皮也。寧非鞞耶。言畢。忽霹靂從廟起。將鼓擊碎。至今廟鼓無敢用皮。以布代焉。有江南太平人顧翁。生一子一女皆成立。而妻死。塊然老嫗。為子娶農家女姜氏。年十七。性仁孝。翁愛之。亡何翁疾作。而子未歸。姜聞呻吟。

聲稟請延醫。翁曰：我足疾也。但須溫暖便差。姜曰：果若是。又何難。乃為翁抱足眠。蓋惟知盡孝。不解瓜李嫌者。次春子歸。道經妹家。妹以嫂孝告之。不能無疑。而難於發口。乃暮則抱襪被於別室。不與姜眠。姜心疑。駭問其夫。夫曰：汝聞世上有翁媳同眠者乎。姜始大悟。曰：吾衰翁老病。實與同眠。此心惟天佛知之耳。其子笑而不答。一日聞隣姬鳴鑼誦佛聲。出問何作。曰：將朝九華。姜即附伴同行。焚香跪拜畢。見對山香爐峯。懸崖絕壁。問彼何名。老衲曰：此處名龍口香。心跡不能自明。可質証於鬼神者。往焉。姜聞大喜。執香前往。老衲阻之曰：予作沙彌。至今老矣。未見有敢登者。况娘娘纖纖蓮步。豈可冒險哉。姜不聽。直抵其處。看者心悸。果及半山而墮。衆惜其已成齏粉矣。隣姬歸。急告其翁。翁怪其謬。曰：吾媳昨已返舍。引隣姬入果見姜。瞑目盤膝坐蒲團上。姬等驚曰：此即活佛。何須更朝九華。於是齊聲念佛。而朝拜之。姜始張目而起。共驗蒲團上有九華山置四字在焉。共問翁。汝媳何時還家。翁曰：昨聞院內有聲。心疑為賊。偕子往視。則飛下吾媳也。目瞑若死。氣息奄奄。故擡諸室。問之。則曰：媳欲表心迹。故含忿而往。並未慮及生死。不料山高千尋。足軟便墮。亦不知何由而歸家。姬乃為翁父子述其事。於是夫妻相抱大哭。遂邇驚異。嗣後朝九華者。先來禮姜云。

張稿公者。滇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誠樸無私。歷任制府多信服之。一夕早起。開門見縊尸。高懸。細認為某甲。緣訟事求稿公左袒而未許者。因復閉門靜坐。以聽外信。及朝暾上。再啟門。則縊尸已不見矣。私心竊喜。旁于忽聞縣令出城相驗。訪死者為誰。則門上縊尸某甲也。始而駭。繼而疑。終莫解其故。數月後。遇市上賣菜傭趙某。問曰。某月之晨。君見縊者。驚乎。稿公聞之。招趙入室。款以酒食。問何以知。趙曰。是予自去。安得不知。稿公曰。我爾不相識。何故自尸。且自尸甚早。城門柵欄未啟。奈何。趙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販菜。逢遇友人。召予。朱此曰。汝自此尸到某處。必有厚利。勝於販菜。予慮城柵未開。友曰。無傷。但從我行。從之。及柵欄開。至城。城開。稿公問友人姓名。為誰。曰。認其人。未問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借去烟插。至今尚未見還。稿公出百金謝之。囑勿揚言而別。一日趙閒步入城隍廟。見十殿中有泥鬼。挂烟插。頗似己物。細認不謬。因摘去。且戲曰。何久假不歸耶。次早。在市賣菜。見前遇之友。責曰。似爾為人。極難相與。一烟插之微。何即在大眾前笑我。越方欲道契濶。問姓字。適呼買菜者。又至。一掉頭間。其友渺然不見。

受私橋

臨安府張大興。李二為莫逆交。李家雖屢空。然賦性不苟。故張重之。一日向張道貧苦。張適

有積金數百。因盡出以付李。相約除存本外。瓜分其利。不料數年間。李資本盡喪而歸。閉門高卧。絕不見張。張靜待之。許久不至。值嫁女期迫。因登李門問之。李置若罔聞。張怒。互相爭鬪。觀者如堵。問張則言李無良。問李則言張冒騙。兩無中據。難定曲直。李曉曉不屈。張愈怒。曰。汝明日若敢赴城隍廟盟誓摸錢。吾即休矣。李謾應之。蓋鄰人信鬼神。相傳城隍神最靈。神前熬油鍋。置錢其中。理直者手摸不爛。否則必爛。故習之。明日張果來追李。李亦不懼。同往至廟。撞鐘鼓。陳顛末。然後置鐵鐺熬沸油。擲一錢於油中。令入手摸。李竟取出而手無恙。於是眾咸非張。張亦不能再辨。後李別作生業。數年間滿載而歸。於是計算張氏本利若干。盡為歸楚。親登其門。張曰。交已絕矣。義不受金。李曰。實借君物。何敢負德。待來世作牛馬償耶。推讓再三。張終不受。於是鄉里為之區畫。廟前有板橋已朽。請將此金易之以石。並問李曰。前說昧良。何敢盟誓。李笑曰。彼時非敢昧良。實恐一經承認。即須原物。粉骨難償。故先至廟禱神默佑。待發財時再報答張友。不意神靈如是。眾聞之。咸笑曰。城隍神乃受君私耶。後橋成無名。因顏其橋曰受私橋。

曹公夢

海陽曹孝廉銓得廣西某縣。親友來賀。公欲引疾不起。曰。幼年曾作異夢。幾時入洋。幾時娶

婚。幾時生子中舉。選粵西某縣。為穿白甲二將軍所害。細記所歷。一一皆驗。不爽毫髮。今所遺缺。又恰符合。地多苗蠻。野性莫測。先幾之兆。可不趨吉而避凶哉。於是有言夢不足徵者。有以期年半載相機進退勸者。公不得已就道。及抵某縣。民淳吏樸。公甚安之。數年後忽有呈開銀廠者。公為轉詳。奉上檄委公採辦。公親詣廠所。視其開挖及礪。則見白氣二道。宛如長虹。直冲公前。公驚而仆。返館舍。至夜半竟卒。家人方悟白甲之微。

治妖易治人難

漢陽令劉某。性方鯁。治祝由科邪教過嚴。有奸民上控撫軍。撫軍戒飭之。公抗言抵觸。撫軍怒曰。若果才能。有沔陽州某案。若能審辨乎。劉唯唯。先是沔陽有金桂姐。受黃氏聘。及婚期。綵輿迎至家。則兩新婦齊出。簪珥服飾。聲音體態。無不相肖。因之未敢成禮。仍以兩女歸金。金父母無從分別。於是兩姓均以人妖莫辨訴官。由州至撫。案懸半載。俱未能決。故撫軍以之難。劉稟請提案。至撫軍公署候審。并請臨審時。借用撫軍寶印。撫軍許之。臨期。公喚兩女。隔別細鞫。並其父母庚甲產業陳設。一一盤詰。及核供詞。如出一口。公乃喚二女至案前。曰。觀汝二人。原是一胞雙生。若並斷與黃家。恐爾父母不肯。吾今特設一鵲橋在此。能行者斷合。否者斷離。乃鋪白布如橋。從儀門直接公座。命二女行布上。一辭不能。盈盈淚下。一則

欣欣然喜見於面。公叱淚下者。遂出署外。喚喜者登布上。此女如履平地。步至公前。公暗擊院印。從頭擊下。兩旁覆以網。而現為狐。投之江中。於是案結。撫軍大悅。奏陞漢陽府知府。從此遐邇歌龍圖再出矣。漢陽有茶客。携重資歸。中途為盜所追。奔至漢川。求救於逆旅主人。主人沉吟至再。曰。誠若是。則此處非君所宜棲。可速投某武孝廉家。庶保無虞。引至孝廉家。孝廉兄弟為具酒食。掃榻榻。曰。倘夜間有動作。但安眠毋輕出視。客寢矣。兄弟秉燭待盜。盜果蹶至。彼此格鬪。被孝廉殺其四。餘三盜踰垣逃。天明呼客起。赴縣呈報。詎知客出未幾。府差早至。將孝廉兄弟鎖去。蓋點盜偽作茶客。先以謀財害命。連夜赴府擊鼓求救。故劉公發差就近將孝廉兄弟拘到。問供。孝廉兄弟陳述顛末。請釋一人保家。公不許。並下於獄。盜遁入孝廉家。將其家口盡殺而逸。及公覺。急釋之。已無及矣。嗚呼。公能斷狐。竟不免為盜所賣。豈非治妖易。治人難耶。

伏波灘義犬

伏波灘。入廣之要區。因其地有漢伏波將軍廟而名也。某年有客收債而返。泊其處。船戶數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當畢於斯。我輩盜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汗船艙。又需將洗客哀求曰。財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尸而斃。不惟中心無憾。且當以四百金為酬。盜笑曰。予所有盡歸。

吾囊橐。又何從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身中物。豈識其餘。乃出券示之。曰。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惟我清醒受死。殊難為情。請賜盡醉。裹敗席而終。可乎。盜憐其誠。果與大醉。席捲而繩縛之。拋擲於河。甫溺。有犬躍而從焉。俱順流傍岸。犬起。抓擊廟門。僧問為誰。不應。及啟關。見犬走入。渾身淋漓。僧衣不脫。若有所引。隨至河邊。見裹尸俱欲散去。犬復作遮。擱狀。僧喻其意。控尸至廟。撫之。酒氣薰騰。猶有鼻息。解其縛。驗席上有齒痕。始知是犬嚼斷。乃與茶湯而卧。明晨客醒曰。盜走水路。我輩從陸。告官當先。盜至。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僧諾與俱。盜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泄。俄而盜果持券至。主人偽為趨奉。遣客鳴官。遂皆擒獲。客偕犬同歸。終老於家。不復再出。著義犬記。

浮海

王謙光者。温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從洋者利不貲。謙光亦累貨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眾貨多。颶風忽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處。趨往泊之。觸焦石沉舟。溺死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座。人跡絕至。雖不葬魚腹中。難免為山中餓鬼。眾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走入空谷中。有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

甚香。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神氣清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諸人皆食此草。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孩童。時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是中國人。遂載以往。皆朝鮮徼外之巡邏也。聞之國王。蒙召見。問及履歷。謙光云係生員。王笑曰。道不行。來得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為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啟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光并及諸人回家。王賜甚厚。謙光在彼國。見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招致。臨行。贖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矣。先是謙光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甚眾。設資冥道場。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經。以臨。謙光亦哭而寤。因思數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魏然衰經者為何。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為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延儼然。衰經傍設。夫婦相持悲喜。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久。又問衰經為何人之服。云房姪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時。亦曾見之。更為慘然。

刑天圖

謙光又云。曾輒至一島。男女千人。皆肥短無頭。以兩乳作眼。閃閃欲動。以臍作口。取食物至前。吸而啖之。聲啾啾不可辨。見謙光有頭。羣相驚詫。男女逼而觀之。臍中各伸一舌。長三寸。

許爭詆謙光。謙光奔至山頂，與其眾拋石子擊之。其人始散，識者曰：此山海經所載刑天氏也。為禹所誅，其尸不壞，能持干戚而舞。余按顏師古等惡寺碑作形天氏，則今所稱刑天者，恐是傳寫之訛。又徐應秋談薈載：無頭人織草履，蓋戰亡之卒，歸而如生，妻子以飲食納其喉管中。如欲食則書一饑字，不食則書一飽字。如此二十年，纔死。又將軍費雍被斬，持頭而歸，立營帳外，問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帳中人應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此亦刑天之類歟。

萬年松

廣東香山縣鳳凰山有萬年松數株，西洋人架梯取之，其松忽上忽下，隨梯轉移。洋人怒，用鳥槍擊之，連發數十槍，卒不能得。松至今青蔥如故。

紅橋板

福建武夷山大藏峯山洞中凹處，有大木千百條，橫斜架立，千萬年不朽，不落色如陳楠。朱文公云：是堯時居民所棲，避洪水處。後水退而木存，然木狀非受過金斤者。洞羅列羣木，如民間開木行者然。山下灘水湍急，舟不能泊。余至武夷，親見之。後到杭州，又見孫景高家藏紅橋板一片，木微香，肌紋細潤。梁山舟侍講錫詩其上。

天上過船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風雷大作。儀徵縣江邊一客船被風吹至空中。落在洪澤沙灘。上舟中乘客六人。及器物盪枕俱絳毫無損。但據揚州人云。是日親見有一船從雲中過去。初意猶以為大鳥也。

續子不語卷二

隨園戲編

鬼狀

河南祥符縣最繁劇。凡各州縣申解院司案件。有覆審者。多委辦焉。自理詞訟。雖常接受。而
不審無期。反致沉擱。令尹鮑公。勤於堂事。一夕收呈狀若干。未及細閱。即交幕友批發。次日
幕友問公曰。某處命案。可往驗否。公曰。未見呈稟。安得有此。索狀觀之。則是謀殺親夫狀也。
內載姦夫姓名。自稱雙替某。被殺某處。屈指計之。隔十六年矣。公愕然曰。案懸十六年。事頗
怪。因將各呈俱為批發。獨壓其呈不發。達收呈日。又親點名過堂。並無替者。及晚查閱。則前
替者呈。又在內矣。公問書役。汝輩可識劉順否。或答曰有。其人現充臬司厨役。公赴司請拘
兇犯臬司。交公帶訊。供認不諱。先是劉順本屬無賴。在城外河口。以馱人渡河為生。值替者
夫婦同行。見其妻有姿。遂萌惡念。於負渡時。即戲挑之。曰。娘子嫁一替者。殊非終身了局。倘
不予嫌。愿同白首。其妻心動。共給替者。想樹間。解裹足布勒死。挖坑埋之。遂成夫婦。偽作逃
荒者。至外縣。雇佃於巨紳家。遂學烹飪。頗有所積。乃挈妻入汴城。充臬司厨役。公廉得真情。
即往掘驗。尸未朽。傷痕宛然。於是劉夫婦皆伏誅。

驅狐四字

周公世僕軍虞城時。有耿家莊劉化民家患狐。百法驅禳無效。因訴於公。謀移城隍。公從其請。狐在空中喝曰。汝求城隍。城隍奪我何。祟之益甚。公謂神且莫制。殊難為力。其友沈松濤曰。予在息縣有巨紳某之子。甫畢姻。垣於父嚴。恐戀新婚。促令從師遠讀。且督責曰。無故不得擅歸。其子綢繆無爾。未免妄想。一日獨坐書齋。見隔牆有美人露半身。秋波流注。挑之微笑而下。方欲移几梯接。又見牆上立金甲神。手執紅旗二桿。一書右戶。一書右夜。向女招颺。女杳然遂滅。今試寫四字在紙上試之。何如。因裁黃紙二方。研硃砂書之。令劉持歸。貼戶牖間。是夜狐來。果却步而言曰。戶夜神在此。今且讓汝。三年後當再來。從此寂然。周旋即慳去。不知其後若何。其時內幕蔣生知此情節。聞紹興桂林菴有三尼。亦被妖纏。蔣乃教以用硃砂如法書右戶右夜四字。貼其樓牕。無風自啟。樓上狐扒窺一夜。聲如鐵甲。至曙始息。狐盡逃去。余按四字平平。不解出於何典。乃能降狐如是。故誌之。

女鬼守財得婿

安陽縣楊某。開客店。有女適湯陰縣鄧某。負販家貧。楊妻杜氏常以錢物周給之。楊蓄白金數十兩扁擔中。婦思竊少許與婿作資斧。而未得間。一日隣人招楊飲。婦睨夫出。因啟櫃扃。

試數鑰。鎖始開。取金纜出。楊遽歸。婦倉卒納金懷中。閉櫥闔鎖而起。然金在手。無處藏匿。往理後苑土中。楊夜啟櫥。不見金。知為婦竊。疑其贈與所私。詬詈百端。婦忿極。俟夫熟睡。縊死。死後鬼常作祟。楊不能安其居。乃賣屋遠徙。先是婦未死時。鄧已攜妻往湖北。依其叔。叔業醬坊。六旬餘無子。見姪大喜。認為己子。自是鄧夫婦身登樂土矣。數年後。楊女思其父母。倩夫往探。鄧襍被往。則故宅依然。而主人非矣。日已昏暮。鄧行倦。欲宿其家。主人辭曰。客房已滿。無下榻處。惟後堂兩楹。相傳有鬼。能祟行旅。至今扃閉。無人歇宿。鄧云。此屋舊屬予。岳家乃予熟游地。何曾有鬼。縱有鬼。暫歇一宿。諒亦無礙。主人從之。移燈啟戶。設牀掃塵。鄧展衾解屨。和衣偃息。夜將半。聞堂西角嚶嚶哭聲。急起視之。一女鬼披髮垢面。傾身來撲。鄧蹶足急走。幸堂中設一方几。藉以障身。鬼東人西。鬼南人北。駭極欲號。而口不能出聲。見庭中月白如晝。奔立月光中。鬼追至。不敢犯。惟兩目眈眈注視而已。月移一寸。人退立一寸。鬼近一寸。月移一尺。人退立一尺。鬼逼近一尺。月上庭牆。鄧負牆立。須臾。月移至膝。鬼蹲身來。曳其足。鄧嘆曰。不意鄧某乃死於此。鬼聞語。遽釋手。曰。汝為誰。曰。我湯陰鄧某。鬼曰。是吾婿也。胡不早言。幾誤殺汝。因告以身死原由。及埋金處。曰。越天未曉。無人知。速取金去。我所以作祟者。守此財以待汝耳。今日心事已了。予亦不復作祟矣。仍趨堂西角而滅。鄧往掘地。果得金。

携歸。因益營運家小豐焉。

僵尸食人血

吳江劉秀才某。授徒於元和縣蔣家。清明時假歸掃墓事畢。將復進館。謂妻曰。予來日往某處訪友。然後下船到閩門。汝須早起作炊。婦如言。雞鳴起身料理。劉鄉居。其屋背山面河。婦浙米於河。櫛蔬於圃。事事齊備。天已明而夫不起。入室催促。頻呼不應。揭帳視之。見其夫橫卧床上。頸上無頭。又無血跡。大駭。呼隣里來看。羣疑婦有姦殺。夫鳴之官。官至檢驗。命暫收殮。拘婦拷訊。卒無實情。置婦獄中。累月不決。後隣人上山採樵。見廢塚中有棺暴露。棺木完固。而棺蓋微啟。疑為人竊發。呼眾啟視。見尸面色如生。白毛遍體。兩手抱一人頭。審視識為劉秀才。乃訴官驗尸。官命取首。首為尸手擊捧。數人之力。挽不能開。官命斧斫僵尸之臂。鮮血淋漓。乃劉某之頭。反無血矣。蓋盡為僵尸所吸也。官命焚其尸。出婦獄中。案乃結。

鼠鬼

漢陽崔某家素豐。遷雲南。知縣携家到任。留一老僕守門。自廳以後。俱封鎖而去。數年後罷官旋里。居纔數日。家人羣告佛樓上每夜有怪。崔奮膽壯。移牀宿樓下。思覘其異。漏初下。滅燭就枕。即聞樓上拍案聲。揜椅聲。繞樓行走聲。又如官府出門。皂役拖板子聲。少頃漸次下。

樓降梯一級。又如推擊梯板聲。崔駭極拍牀大叫。又如人復曳推上樓聲。家人畢集。以火上樓燭之。虛無一物。益信以為非妖。即鬼。延巫覡祈禱不靈。一邑哄傳。崔家有鬼。崔善梨園一部。內有膽大者數人。思一睹鬼狀。乃入夜塗面易服。一人扮伏魔帝君。一人扮周將軍侍立。燃燭以待。忽一鼠自神龕頂上竄下。尾大如棒椎。二人急下追捕。鼠因尾大身體遲滯。頃刻就縛。細視其尾。乃灰塵凝結。重可數斤。不知其故。崔恍然悟曰。昔年此鼠竊食燈油。予自後潛捉其尾。鼠力奮脫去。尾皮盡褪。膏血濡裹灰塵。日積月累。致作此狀。曳地作聲。笑數月來祈禱紛紜。空見鬼也。

鬩精

吳縣孫香泉女。適同縣某生。女偶食鬩得怪疾。喜則明妝艷服。笑舞百出。怒則拋盆擲椀。詬詈不情。或二三日不食。或一食可兼數人之膳。日漸尪羸。女為祖母所鍾愛。因迎歸養病。禱醫藥無效。數日後。病輒一止。止時即如平時。家人問病狀。女云。初見一兒中綠袍人。向予臉嘘氣。即身不自主。其一切語言舉動。皆綠袍人所為。問食兼數人何也。曰。非我食也。一紺衣人暨兩皂衣人。向綠衣人索食。借予飲噉。以饗之。綠衣人臨去。必伸長其頸舌三呖。足三踊。不知何故。時香泉客河南。畢中水幕中。家遠急足。以女病告之。孫即束裝歸。携女避元妙

觀養衣真人殿中。崇如故。孫思載女遠出。或可返之。賃船欲往揚州。無錢。顧晴沙觀察與孫友善。聞其事。迎至家中。怪亦隨往。觀察肅容莊論。冀以正理壓服之。女掩耳曰。腐氣迂儒之談。勿污吾耳。因口吐白金一小錠。細珠數粒。示觀察云。此絳袍人聘我禮也。約月望來取。孫恐女為怪祟死。急偕女解維。適發。將抵鎮江。女忽云。彼若往揚州。我輩畏江神奇老爺。不能渡江。奈何。徐云。我有計矣。不必待望日。即於此時娶之可也。女旋即偃卧。呼號腹痛欲絕。孫恐女即死。許其返棹旋里。女腹痛頓止。至望日。家人惶懼。恐女有不測。而女故無恙。孫因札致畢中丞。為代請龍虎山張真人除怪。真人得書。遣鄒法官至。設壇作法三晝夜。而女病痊。孫問是何怪。法官云。絳袍者豔。紺衣者蝦。皂衣者龜。窟在石湖湖心亭下。因汝婿家殺其子孫太多。故率其類來報讐。適遣六丁。盡已拘去。汝女無患矣。予按江神名奇相。見博物志。

雷異

金壇瓜渚有某者。其子幼時與某姓為婚。未幾某卒。妻矢志撫孤。屢遭饑饉。子既長。不能行。娶禮。遂屬媒氏辭婚。令別擇婿。某夫婦詢之女。女志堅不奪。媒復命。母子計無所出。居久之。母呼其子曰。吾十數年來。饑寒交迫。不萌他念者。望汝成立。室家為爾。父延一線也。今竟荒相守。雖百年何濟。余昨已議改醮。某姓得金若干。為汝取婦。若干。償宿適。今金俱在床頭。汝

可視之。子噤不能出一語。母泣曰：「速詣媒氏言之。」余坐待汝夫婦成禮，然後去。子泣不應。母促之再三，乃往。時鄰左博場有羣匪竊聽，乘某子夜出，穴壁偷金去。母晨起失金，遂自縊。越宿，子偕媒來，啟戶不見其母，怪之，使媒坐客舍，而已入內。見母已死，痛極亦縊。媒怪其久不出，呼之無應者，窺其寢，母子俱懸梁死，駭極而號，鄰眾畢集，咸不解其故。媒因奔告女之父。母女聞之亦縊，時方隆冬，天忽陰晦，雷電交作，震死博徒七人。某子某女俱宰斷而蘇，惟某母救亦不醒。一時間其事者，相與嘆曰：「貞烈節孝三事，萃於一門，而一時俱死，非其命，若無人為之伸理，雷為之伸者，斯亦奇矣。」至于蘇男女二人，使之完娶，而節母則聽其悠悠不返，所以曲全之者，又如此，誰謂雷無知耶？

紀曹孝廉夢

孝廉曹君履青，弱冠時冬月染疾，困卧五六日。一日夢在治西橫街，有在後呼其姓名者，回視不相識，叩之，則曰：「奉府君召，問何事干涉。」曰：「往自知耳。」適族伯用章至，向公人緩頰云：「我同姪往何如？」公人頷之。曹于路問公人云：「近聞城隍非楊公，誰為攝篆？」曰：「東漢袁公也。」遂別去。用章挈履青同行，少履，迅疾，街衢月色甚皎，但覺陰氣中人，兩旁屋宇門戶俱掩，門楣上各樹楮錠一二串，數里中所見無異，俄達一曠野，遠望高垣如城，正南有雙扉，用章叩之內。

有人應聲啟扉入命向東廊行。少前用章不知所在。覺力倦欲稍憩。徙倚一門首。見室前有十數人或繩繫足。或索拴頸。坐立不等。室後半皆羊豕。不得已坐檻外。忽諸囚成伸一手出戶。如索物狀。諸羊豕俱來嗅衣。喘足。曹甚窘佈。旁有人呼云。勿無禮。所需當即見付。未幾公人傳訊出票相示。方恍然知為前身。且曰。君父子為人作券中。其人負心。今屈來一證耳。母懼也。至署門。有吏捧冊來。詞色間似索規例。前一人又曰。有有。遲日取諸我家。遂止。忽有人短衣跣足。左右望。如探訪公事者。官隸揮叱之。遽閃避。但見壁上如黑烟一片。縷縷散去。俄間內陞座。訊供用刑。拷掠聲甚厲。少頃有人出外。云勿須到案。某吐情實矣。見內索出一囚。髮拳鬚覆額。一手耆膺。一手撫背。胸口索貫其中。并縛前後手。坂德斜行。意即捕囚也。署前各散。寂無人蹤。探首窺內。廳堂三楹。兩廊肩輿牌棍儀仗。悉如人世衙署。進數武。母舅周子堅已先在。曰。甥來作證耶。因相勞苦。蓋翁即宿世債主云。時翁之從兄方死。語次及之。翁泣然曰。亦在此。我不忍見也。正叙語間。前吏來曰。請回已久。何尚滯此。隨之出署前。見一大池。垣週四圍。池中一盪石片相接。履之。兀兀有聲。轟然墮水。水如渦旋。旋轉甚疾。心甚惶迫。忽見岸上蓮燈萬柄。閃爍照耀。往來不定。其行甚速。燈亦漸遠。陡然擱淺。一無所見。視之。乃治後玉帶河濱也。月光西墜。譙樓五鼓矣。相扶上岸。送周翁出北門。已仍向西返舍。豁然而醒。

身卧床上。望月影。聽更聲。一一如夢。自是病痊。

緇鬼畏魄字

湘江有二士相友善。甲年長而性凝重。乙妻呼甲以伯。相見如家人。俄乙妻死。續娶少艾。甲以嫌不往。蹤跡久疎。一日暮雨。避宿茶亭。距乙家二里許。忽見乙前妻至。甲心動色變。乙妻曰。伯無懼。妻方有求於伯。吾夫後娶者。勤於家事。善撫妻子女。今日微反目。有緇鬼知之。將令役緇。此人若死。吾家蕩然矣。祈一往救吾夫。甲曰。吾非師巫。往何能驅鬼。汝在冥中。反不能禁耶。乙妻曰。是惡戾之氣。妾焉敢敵。須伯一往。甲不得已。隨之行。至門。門已閉矣。乙妻已從旁墮入啟戶。不知何時已燃燈矣。移一椅至中庭。告甲曰。伯坐此。有麗人來假道者。即緇鬼也。堅坐勿動。彼自不敢前。妾當在座後視之。少頃果見一女。手執紅帕。含笑婉言曰。妾有事欲前。蓋少退。甲不應。女乃却退。乙妻曰。彼去當復來。來則意態甚惡。伯勿怖也。須臾女至。曰。君胡弗避。甲仍不像。女忽披髮。噴血突至甲前。甲厲聲叱之。鬼亦滅。乙妻曰。惜哉。伯勿呼。但以左手兩指。寫一魄字。指之入地。彼一入不能出矣。今雖暫滅。彼必暗往吾家。伯可急叩吾夫寢門。甲如言。乙從夢中辨其聲曰。兄何暮夜至此。曰。君勿問我。且問尊嫂安在。乙統床捫之。不見。急啟門呼甲入。燭之。乃懸於床後。共解其緇。灌以湯。徐徐而蘇。乙問妻何苦尋死。

妻曰。吾初不知。恍惚有婦人邀我至園中。尋玩片時。見若有圓窗者。令我引領望之。我頭入窗。遂不能出。甲因具述所遇。而乙前妻杳無迹矣。江西堪輿陸在田。與甲善。言其事。

蔡啞子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莊。家貧行乞。人皆呼為蔡啞子。啞子無他技。諸乞兒莫善也。獨有許道士待之厚。久之。許道士死於朱家村。屍有重傷。許氏鳴朱某於官。煅煉成獄。擬大辟。或曰朱某實斃之。罪誠當。或曰恐有冤。然莫如的耗。一日蔡啞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啞子來與爾食。蔡啞子忽張目大言曰。我為朱氏雪冤而來。勿暇食也。村中老幼驚駭。時朱氏以許道士一業。家產蕩然。計無所出。謂啞子曰。事關人命。汝無戲言。啞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於是朱氏族眾及鄰保數百人。共拉啞子入城。太守李公適坐堂皇。詰訊啞子。啞子曰。殺人者許雨公也。與朱某何與。歷言情事。鑿鑿。因即簽拘許雨公。雨公方與朋輩避暑瓜棚賭錢。拘至一訊。而服。立出朱某於獄。初雨公與朱某爭客行不遂。故設計拉許道士於僻所。斃之。輿尸朱某門。事甚秘。蔡獨不避蔡啞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感其再生之德。往乞隊中作謝。諸乞兒曰。噫。啞子死矣。蓋即朱某出獄之日云。

珠璣紀事

嘉興珠溼地瀕湖。有童年十三歲。跨牛背。韁繩拴於腰。飲牛於湖。牛入水漸深。沒及童足。久許。牛忽驚走。童顛墮水。岸上人恍見有物排浪吞童。牛奔上岸。繩尾拽起一鮎魚。形如小舟。羣譁然。始知牛初為魚所置。負痛而奔。奔太速。童遂墮。而童與牛繩相繫。魚雖餌童。而繩不得脫。因為牛曳出。如漁人之釣者。眾操刀斫魚。冀童尚可救。及童出。氣已絕。而衣服髮膚毫無所損。鬻魚肉秤之。得三百八十餘斤。封君朱緒三。自吳門歸述其事。云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葉氏姊

葉星槎別駕之姊。適張氏。婚未四十日。而寡。無子。歸守節於母家。別駕為請旌於朝。乾隆己酉。姊年七十二矣。偶秋日遊園中。忽冷風如箭直射其心。卧床醫藥罔效。而食量頓增。素持長齋。病後大索葷腥。且能兼數人之食。終日向空絮語。兩手作支吾拒抵之狀。頗煩間時。有傷痕。徹夜呼號。侍婢皆不得眠。惟別駕在坐。則安睡片時。如是數月。醫者莫能名其病。別駕乘其神氣稍清時。詢以終日喃喃。與誰共語。所患何處痛癢。而呼號不止。姊初不答。強問之。乃長嘆曰。前世孽也。彼日我遊園時。忽陰風吹來。毛髮俱悚。急歸房中。見一短小婦人。面醜而麻。著白布單衣。渾身補綴。携兩小男。亦醜惡。藍縷相隨。婦呼我曰。夫兒呼我曰爺。我前

生乃男子也。江西人姓顧。饒於財。婦為我妻。兩男皆我子。我嫌婦醜。酖殺之。並酖二子。而連娶二美婦。以天年終。婦沉寃百年。索我不得。上年遇張得新。得新前世與渠有瓜葛。親乃告知我在此處。並引之至園。又以室有乩壇。不得入內。匪園中者。半年。今始相遇。要我償命。我亦恍然。覺前生殺妻殺子。實皆有之。猶憶身死後。閻羅王以我生前有罪。須審。但怨主未至。且罰作女身。而使早寡。皆了了於心。目問悔之無及。彼母子三人者。日披我頰。扼我喉。使我不得一息平安。食非我食。而我不自知。飽呼非我呼。而我不能禁聲。其苦甚矣。惟弟在側。則三鬼潛匿。若他人皆不畏也。所以隱忍不言者。以事太怪。而又可醜。今不得不以實告。弟須為我傳說於世。使知因果顯應。雖隔世不相寬假。雖念佛齋僧。絲毫無益也。言畢。泣數行下。所謂張得新者。乃葉之老僕。死已多年者也。別駕聞之。駭然。向空喝曰。冤冤相報。理所固然。然汝輩果含冤。何不索報於前世未死之時。而容其以天年終。又何不索於既死之後。而容其再轉人身。適至七十餘年之久。太覺糊塗。非情理。且冤仇宜解不宜結。我為爾延高僧超度。三人早投人生如何。妙搖頭曰。渠說不願。只索兩件衣服。上身便好。葉即製大小紙衣三襲。方持入戶。妙忻然起坐床前。兩手盡力扯擗。云我妻穿一件白布衫。破爛不堪。純以斷線縫補。解之不開。我為盡力撕之。總得脫體。今甫換新衣。便覺容貌漸漸可觀。雖醜亦像人矣。

其實紙衣猶在桌上未焚。乃謂三鬼已著於身也。別駕又喝曰：「衣既易可速去。」姐呢喃片刻云：「渠尚要黃金數錠，白銀一千兩，別駕有難色。」姊曰：「勿難，只佛草數莖，錫鏹一千耳。」佛草者，麥草也。於是眷屬輩，摩取麥草，朗宣佛號而斷之。麥草中間有零星顆粒墜地。姊曰：「是絕好珍珠，何可拋棄？」皆令拾起。頃刻得草數百莖。姊呼曰：「止。」渠等嫌重不能勝矣。宜更與一包襖，乃剪紙為袱，并錫鏹一千，焚於床前。姊即瞑目新睡，別駕出見客，適數時姊醒，詢以怨鬼去否。曰：「去矣。」要我親送出大門，問鬼得衣物喜否。曰：「不喜亦不謝。」但云：「著此衣可出去見官府矣。」我送渠轉入門時，弟方送鄭六爺出。我避於門側，弟不看見我耶。鄭六爺者，別駕所見之客。內室所不知者也。羣相駭異。自是姊安眠不復索飲食。未三日忽呼曰：「二奶奶來矣。」又呼曰：「三奶奶來矣。」嗾語相寒溫，或笑或泣，刺刺不休。詢之則云：「此二婦乃我前生纏嬰之兩室也。陰司以大奶奶事要質審，故將二婦囚閉已久，不得託生。今大奶奶得我衣財，向各衙門告准，放出兩婦質訊。故先來相看。」且云：「明日當赴城隍處聽審，我其休矣。」嗚咽不自勝。至夜三鼓呼號甚慘，遲明稱右股痛甚，視之一片紅腫。若受杖者。次日復呼左股痛，繼呼足踝痛，皆紅腫潰爛，流血淋漓，委頓特甚。潛語別駕云：「我事本無可辨，到案即一一承認。」乃既兩次受杖，復一次受夾，而案終不結。奈何。自是遂不能言。又十餘日方死。此乾隆庚戌年二月中。

事別駕親言之。

年尼泥

進士湯聘為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即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此。冥罰森嚴。不能徇汝意。加增功名壽算也。聘扳棄哀號。督徹堂階。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命鬼卒押至宣聖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時路遇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勸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矣。奈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取年尼泥。補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囊取年尼泥來。泥色若梅檀。其香不散。因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蚋嘔於外。蟲蛆攻其中。見一燈瑩然。老母垂涕。是時死。既七日。尚無以為殮也。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頃臬臬漸息。蠅蚋四散。蛆亦去。腐爛者完好如常。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從口入。曰。我返報大士去矣。屍即蠕動。聘張目見母在旁。涕泣亦鳴咽不禁。母驚而狂叫。隣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貧淫葷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

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就真定縣令，卒於官。

懶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到其家，與之狎，自是過于輒至，不意為生妹窺見，告其父。父疑生有私媿，因為之婚。及新婦入房，啟帳見好女子在焉，大驚，走避。舉家譁然逐之。其女了無懼色，反毅然責生曰：我與若十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家人求禱於法師施亮生，起醮壇作法，勅王朱二天君持劍擊生，即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瞪目曰：妖見神將下擊，伏我脚下。被神將斫百餘創，破顛而遁，殆即死矣。怪果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口同日仆地，死。後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罵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臂起曰：子識我為上方君子乎？彼女子是千年水獺，願饒功，行與郭氏子有緣，為汝所殺，令其子孫怨於我，我來與之伸冤。汝之法無奈我何。法師正惶惑，問：忽死者皆甦，人問其故，曰：昨見五鬼甚悍，拉我們至一窟中，見羣怪昇死獺，身被百創，頭顱粉碎，眾妖編索發喪，吊者皆鱗介之屬，相聚商量，議倚貴神為援，賂獻珠寶，無算。貴神者即上方君，上方君貪其賄而許之。羣孽得貴神援，欲悉族類與法師相抗，忽聞空中萬馬奔騰聲，有金甲神騰空而下，曳鐵鍊數十百條，圍縛羣孽而去。故我們依舊得活。從此郭氏

天蓬尺

朱生某臨試日。至校士館門。腹痛甚。廣丈引驗。主司放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為姚洙金陵人。明初為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即朱生三世前生也。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豔我妻潘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因強納我妻。不從。自經而死。欲報已久。故來索命。家人詰之曰。彼時何不即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為元戎。忠且勇。宿根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為高僧。至三世則為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即今生彼亦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問殺三命者何事。曰。渠某月日。錯告某為盜。并其妻弟俱死。非殺三命耶。先是朱生被竊。心疑是隣人張某所偷。告官究治。以形迹可疑。真贓不獲。張與妻及其弟。拖累而死。事實有之。時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懼色。腹中不作聲。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脚僧西蓮者。候朱。見朱痛楚狀。乃口誦其呪。腹中曰。師德行人。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為禁汝。腹中曰。若欲解冤。須誦法華經。師所持咒。是穢迹金剛呪。命惡神強禁我。我豈服哉。西蓮曰。我即起道場。誦法華經。能

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冥鏹若干。定立券約書中保。曰依我。我即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諸跟隨者。從後竅出。朱生遂嘔痰斗許。下搜數日而聲遂息。越數日腹中復言曰。我之仇已解。奈死賊圓者又甚衆。渠等不肯釋奈何。於是聞千百人喧闐腹中。朱生患苦不堪而逝。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瘡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歎之於家。病愈而遺之。一日有道人。歎門求醫。萬診之曰。師病痞臍。服藥數十劑。可以平復。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瘳。崇禎末年間事也。其時流寇猖獗。所在患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謨曰。糊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託奈何。臨行。道人令君謨取土斗許。呪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猝有賊至。取升許土。撒前後門。閉戶不出。只喫炒米。不舉火食。度賊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官兵至。俱用此法。絕無所損。隣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用完。世已太平。

沙彌思老虎

五台山某禪師。收一沙彌。年甫三歲。五台山最高。師徒在山頂修行。從不一下山。後十餘年。

禪師同弟子下山。沙彌見牛馬雞犬皆不識也。師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馬也可以騎，此雞犬也可以報曉，可以守門。沙彌唯唯。少頃一少年女子走過，沙彌驚問：此又是何物？師慮其動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無存。沙彌唯唯。晚間上山，師問汝今日在山下所見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喫人的老虎，心上總覺捨他不得。

子不語娘娘

固安鄉人劉瑞，販雞為生，年二十，頗有姿貌。一日驅十餘雞，往城中販賣，將近城門，見一女子容態絕世，呼曰：劉郎來耶？請坐石上，與郎有言。我仙人也，與郎有緣，故坐此等君。君不須驚怕，決不害君，且有益於君，但可惜前緣止有三年耳。君此去賣雞，必遇一人全買，可以掃担而空，錢可得八千四百文。劉唯唯前行，心終恐懼，及至城中賣雞，果如所言，心愈驚疑，以為鬼魅，思避之，乃繞道從別路歸家，則此女已坐其家中矣。笑曰：前緣早定，豈君所能避耶？劉不得已，竟與成親，宛然人也。及旦謂劉曰：住房太小，我住不慣，須改造數間。劉曰：我但有雞價八千，何能造屋？女曰：君不須慮，及於此，我知此房地主，亦非君產，是君叔劉癩子地乎？曰：然。曰：此時癩子在賭錢場上輸了二千五百文，君速往，他必向君借銀，君如數與之，地可

得也。劉往賭錢處。果見乃叔被人索賭債。捆縛樹上。見劉瑞喜不自勝。曰：姪肯為我還賭錢。我情愿將房地立契奉贖。劉與錢立契而歸。女在其屋旁添造樓屋三間。頗為宏敞。頃刻家
 伙俱全。亦不知其何從來也。鄉隣聞之。爭來請見。劉歸問女。可使得否。女曰：何妨一見。但鄉
 鄰中有王五者。素行不端。我恐其人。叫他不必來。劉以告王。王不肯。曰：眾隣皆見。何獨外我。
 遂與羣隣一闖而入。羣隣齊作揖呼嫂問安。女答禮回問。頗甚溫和。王五笑曰：阿嫂昨宵受
 用否。女罵曰：我早知汝積惡種種。原不許汝來。還敢如此撒野。厲聲喝曰：捆起來。王五雙手
 反接跪矣。又喝曰：掌嘴。王五自己披頰不已。於是眾隣齊跪代為討饒。女曰：看諸鄰而上。又
 他出去。王五踉蹌倒爬而出。嗣後遠逃。不敢再住村中。女為劉生一子。眉目清秀。端重寡言。
 劉家業小康。不復販雞矣。一日。女忽置酒抱其兒。置劉懷中。而痛哭不已。劉驚問故。曰：郎不
 記我從前三年緣滿之說乎。今三年矣。天定之數。終毫不爽。不能多也。但我去後。君不妨續
 娶。囑後妻善撫我兒。須知我常常要來看兒。我能見人。人不能見我也。劉聞之大恸。女起身
 徑行。劉牽其衣曰：我因卿來之後。家業小康。今卿去後。我何以為生。女曰：所慮甚是我亦思
 量到此。乃袖中出一木偶長寸餘。贈劉曰：此人姓子。名不語。服事我之婢也。能知過去未來
 之事。君打掃一樓供養之。諸生意事。可請教而行。劉驚曰：子不語得非是怪乎。曰：然。劉曰：怪

可供養乎。女曰：我亦怪也。君何以與我為夫妻耶？君須知萬類不齊，有人類而不如怪者，有怪類而賢於人者，不可執一論也。但此婢貌最醜怪，故我以子不語名之，不肯與人相見。但供養樓中，聽其聲響可也。劉從之置木偶於樓中，供以香燭，呼子不語娘娘，則應聲如響。舉家聞其聲，不見其形也。有酒食送樓上，盤盃皆空。但聞哺啜之聲，踏梯腳迹，弓鞋甚小。臨去時，猶與劉抱卧三晝夜。早起撫之，渺然不見。窗戶不開，不知從何處去也。供子不語三年，有問必答，有謀必利。忽一日，此女從空而歸，執劉手曰：汝家財可有三千金子？曰有。曰有則君之福量足矣。不持妾去，子不語娘娘，妾亦携之而去也。嗣後向樓呼之，無人答矣。其子名劍，入固安縣學，華騰霄守備親見之。

枯骨自誓

蘇州上方山有僧寺。揚州汪姓者，寓寺中。白日聞塔下喃喃人語，召他客聽之，皆有所聞。疑有鬼訴冤。僧衆用犁鋤掘之，深五尺許，得一朽棺，中藏枯骨一具。此外並無他物。乃依舊掩埋。未半刻，又聞地下人語喃喃。若聲自棺中出者。衆人齊傾耳焉。終不能辨其一字。羣相驚疑。或曰：西房有德音禪師，德行甚高，能通鬼語。盍請一聽。汪即與衆人請禪師來。禪師偃僕於地良久，許曰：不必探他。此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後無人奉承，故時時在棺材

中自稱自贊耳。眾人大笑而散。土中聲亦漸漸微矣。

藤花送終

吏部衙門有藤花一枝。條千年之物。古幹如龍。一人不能合抱。葉覆三間堂。寢。夏日尤涼。每與牡丹齊開。乾隆六年。冢宰甘公汝來與果毅公納親選官堂上。南唱名抽籤。而甘公竟於椅上。手猶執筆未落也。納公奏聞於上。賞銀一千兩。命所屬經紀其喪。其夕藤花盛開。結蕊發花。大香三日。較暮春時更盛十倍。不知是何徵也。



續子不語卷三

隨園戲編

札

常州蔣明府言佛所騎之獅象人所知也佛所騎之狻人所不知也。狻乃僵尸所變。有某夜行見尸啟棺而出。某知是僵尸。俟其出。取瓦石填滿其棺。而已登農家樓上觀之。將至四更。尸大踏步歸。手若有所抱持之物。到棺前不得入。張目怒視。其光眈眈。見樓上有人。遂來尋求。苦腿硬如枯木。不能登梯。怒而去。梯某懼不得下。乃攀樹枝。索緣而墜。僵尸知而逐之。某窘急。幸平生善泅。心揣尸不能入水。遂渡水而立。尸果躑躅良久。作怪聲哀號。三躍三跳。化作獸形而去。地下遺物。是一孩子尸。被其咀嚼。只存半體。血已全枯。或曰尸初變旱魃。再變即為狻。狻有神通。口吐烟火。能與龍鬪。故佛騎以鎮壓之。

地仙遺劫

乾隆二十七年。杭州葉商造花園。開池得二缸。上下覆合。疑有害。命人啟之。則一道人跣坐其中。瓜長丈許。繞身三匝。兩目瑩然似笑。非笑。問係何朝之人。搖頭不答。飲以茶湯。亦不能言。商故富豪。喜行善事。燕人參湯灌之。終不能言。微笑而已。商意是煉形之地仙。功行未滿。

者將依舊為之覆藏。其奴喜兒者。想取其瓜瓞。人以為異物。私取剪剪之。誤傷其身。鮮血流出。道人兩眼淚下。隨即倒斃。化枯骨一堆。余按南史列傳。載有人掘地開棺。見一女子。自稱將成地仙。慎無傷我。掘者利其金釧。斷腕取之。遂血流而化枯骨。方知古今事。往往相同。殆劫數也。事見王元謨傳。

張闕王

杭州有張秀才者。素無行。武斷鄉里。一日過友人家。聞某村有女巫。能呼召鬼神。從者甚眾。張往觀之。巫正作法。觀者如堵。張上前手披其頰曰。汝妖言惑眾。罪不可逭。若我作闕王。必斬汝。觀者羣散去。未幾巫果病落頭疽而死。人因呼為張闕王。又數年張小病。見兩公人。素不相識。邀之同行。走至一署。殿宇輝煌。兩神捲簾左右坐。中一神座前垂簾。面不可見。張問神何故見召。神云。女巫告君。故召訊君。君定渠之罪甚當。原無冤枉。但君亦非正人。須自將生前作惡。共有多少。一一自首。令左右授以簡板。自書其上。張援筆直書。兩面寫完。尚覺未盡。神觀之曰。只此數案。業已足矣。君自擬應得何罪。張思之良久。曰。應遭雷擊。神曰。不足蔽辜。當擊三次。命捲起殿中簾。教張仰視。儼然已像。始悟前生即闕王。因有過惡。又輪迴人世也。俄而兩公人復來送張回里。如夢初覺。汗流浹背。自是改過為善。一洗前非。忽一日雷電

交作。震死於地。既而復甦。又數月。看戲於臺下。雷電又至。張知擊已。叫衆人急避。果震死。少頃。又甦。踉蹌而歸。訓蒙於鄉。又一日。雷聲殷殷。統屋不止。渠恐第三次擊死。未必能活。因潛身於黑漆案下。霹靂一聲。燒毀牀帳。張竟得免。心知劫數已過。仍理舉子業。兩年舉孝廉。會試不第。隨其戚梁階平中丞。赴湖南巡撫任。路過漢陽。聞有某術士。真命極靈。往訪之。術士云。君此去小有佳處。但壽命已盡。只可一年即回。不可留戀。回時仍來一晤。我有要事奉託。張思其言。如期使回。再往訪之。其人已死。留札一函。啟視之。乃乞其帶襯回里也。張為戴棺回杭州。未一月。無病卒於家。余按廣博物志云。雷火所及。金石俱消。惟漆器不壞。張之第三次得免。或以是耶。

梁氏新婦

杭州張孝廉來云。梁氏新婦。娶未數日。忽然痴矣。口作北語。嘔吐不解。細察之。乃其亡兄之口吻。其兄為姚河臺之子。作廣西同知。卒於任所。口稱新婦為妹。云有要緊事。請主人面議。適主人有足疾。不能登樓。乃請其夫人登樓。新婦云。我來無別話。只要替這一斗姚閣。我便去了。夫人却之。云汝要奉斗造閣。是姚家事。與梁氏無干。乃云我與妹。皆前生是斗姚侍者。也。今姚氏家貧無力。非梁氏不可。如不依我。我便同妹去復原位了。夫人不得已許之。新婦

云非立誓賭咒。我不信也。於是家人皆以為不可。與爭辨良久。姚公子生平並非佞佛奉道者。死後忽要奉斗。殊不可解。杭州故事。新婚婦手執寶瓶。內盛五穀。入門交替。梁氏新婦執寶瓶過城門。司門者索錢。吵鬧。新婦大驚。遂覺恍惚。後喫符水。神魂少定。曰。我有三魂。一魂夫落於城門外。一魂夫落於寶瓶中。須向兩處招歸之。家人如其言。新婦曰。城門外魂已歸矣。寶瓶中魂為米櫃所壓。尚不能出。奈何。蓋杭州風俗。以新婦所執寶瓶俱放米櫃中。故也。如其言。病雖差。而神氣依舊恍惚。

小婢入穴

張又言其尊人星子先生。督學江西。有小婢甚蠢。忽然伶俐。家人異之。一日閉門洗浴。久而不出。呼之不應。窺之無人。撬門而入。則浴盆之水尚溫也。四面窗牖。纖塵不動。但地板上有小洞。僅容一鼠出入者。啟板尋之。中有穴深丈許。婢卧其中。痴迷不醒。灌以薑汁。良久方蘇。云一月之前。遇一少年婦人。待之甚厚。教之甚勤。其忽變蠢為黠者。皆此婦所教也。語我云。我有冤要你主人申雪。我許之。而不敢上言。隔數日。婦來責我失約。我對以畏主人。故不敢。婦人云。你所說亦有理。我不怪你。我有絕好花園。何不同我往遊。遂拉至一處。有小小紅門。狹窄數間。我云並無可遊。我要回去。婦人云。我與你且去小坐片時。養養足力。忽聞外邊喧

嚷聲。婦人驚避而走。方知你們來尋我。遂拉之出穴。鬼亦香然。婢年十六七。隨即嫁人。至今安然無恙。年已五十餘矣。

吹銅龍送枉死魂。鍋上有守飯童子。

慈溪袁玉梁。此上扶出汪姓者。嚴州人秀才。赴秋試。死於七里瀧。飄蕩無歸。恐此與人云水死者。其初死時。輒有人收管入一處。如今之班房。其主之者名司官。次日始查籍貫。遣卒解赴闕。王起行時。吹銅龍送之。銅龍以銅為之。曲其柄。如今之馬上小喇叭。狀聲甚淒切。汪至冥府。王查其生平。無大惡釋之。亦不令託生。亦無人拘管。聽其飄揚。故得至此。并言鬼無樂趣。每苦寒冷。必欲就人身傍。吸其生氣。始得融暢。倘吸氣之時。數鬼爭擠。一有不慎。逼近人體。即有焦灼之患。又怕大風。風起時。必伏地不能行。因風大。即帶有罡氣。風著鬼體。其重如山。每望見風起。色如黑漆。遇大風時。如板片一般。片片擦鬼背而過。能令鬼體消燂。又苦飢餓。入人家竊飯氣為食。凡大家食指多者。其飯氣濃厚。食之耐飢。貧家飯氣薄。不足供飽食也。竊飯時。鍋上常有童子守之。童子屬竈君所管。每見鬼竊飯氣。必相追逐。故大家之飯亦不易得。其竊飯氣。必俟飯熟開鍋時。有風則飯氣四散。鬼以手攫之。如絲絮狀。可搏而食。若無風則飯氣上達。為童子所守。不可竊也。

打破鬼例

李生夜讀。家臨水次。聞鬼語。明日某來渡水。此我替身也。至次日。果有人來渡。某力阻之。其人不渡而去。夜鬼來責之曰。與汝何事。而使我不得替身。李問汝等輪迴。必須替身何也。鬼曰。陰司向例如此。我亦不知其所自始。猶之人間補廩補官。必待缺出。想是一理。李曉之曰。汝誤矣。廩有穩官。有俸。皆國家錢糧。不可虛糜。故有額限。不得不然。若人生天地間。陰陽鼓蕩。自滅自生。自食其力。造化那有工夫。管此閒帳耶。鬼曰。聞轉輪王嘗管此帳。李曰。汝即以我此語。去問轉輪王。王以為必需替代。汝即來拉我作替身。以便我見轉輪王。將而罵之。鬼大喜。跳躍而去。從此竟不再來。

道士留符

常州吳某。刑部郎中。諱楫之。祖素好道。自京師歸。店暗一道士。風采絕異。不帶行李。而宿。夜現之。亦身而坐。氣咻咻然。從耳中出。蚊不敢近。旦起將行。吳詢所往。曰。我雲遊無定處。吳拉之南歸。供奉甚敬。居數年。臨死。授二符。曰。我受君恩。未報他日有事。可以此符鎮壓。所以謝君也。已而吳某卒。其夫人大病垂危。屢見鬼魅。夜遣婢環視。有僕素健壯。好酒有胆。設席於門外。已醉睡矣。夢一老者。隨一童子。持壺杯各一。謂童子曰。彼好酒。可令飲一杯。童子將一

杯置老僕臍內斟之。初覺甚熱。後不能耐。乃大呼而起。欬嗽一聲。口血已噴滿地。從此鬼更猖獗。未幾家人收拾地方。將得夫人之柩。偶在箱中翻出道士符。乃釘挂帳上。夫人久不言語。見忽吃曰。帳上懸一明鏡。中有甲冑將軍。持刀逐鬼。鬼盡遠遁矣。夫人從此病愈。又十餘年而終。親友中有病家。借其符驅鬼。無不驗者。旋竟夫去。

奪狀元須損壽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會試。解元某。負才傲物。陵轍同輩。每曰。今歲狀元舍我其誰。同輩不堪其侮。既至京師。試期且近。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陞殿傳臚。及唱名。則某果狀元也。同舍生意竊不平。未幾有女子披髮呼冤曰。某行止有虧。不可冠多士。須另換一人。帝君有難色。顧未衣神問之。未衣神曰。萬歷間亦有此事。以下科狀元移置上科。其人早中三年。減壽六歲。此例今可照也。遂重唱名。狀元為王式舟。旦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告之以夢。某失色曰。此冤孽難逃。匪特不思作狀元。并不復應試矣。亟束裝歸。半途而卒。是科狀元果王式舟也。壽六十。

照心袍

錢塘錢蔭庭云。曾從天津買舟回杭。同舟楊姓者。無錫秀才。日坐舟中。默默罕言。錢因其木

訥亦不與其談。一日偶言因果。錢甚不信。楊因極言其有。且云一月內有數夜往陰間。公差專司鈎取人命之事。皆以一紙票注其人名。若有一命之榮。及侯王將相。必加一硃印。如人間官府牌票。其印文彷彿官印篆法。但不識其為何字。閻王訊問陽間善惡。先用一袍罩人身上。如人間一口鐘之樣。人著此衣。在生曖昧虧心之事。不覺自吐陰間待人極寬。人在陽間有一惡念。若復有一善念。即將前惡念銷去。司此印者。前明于忠肅公掌之。至今尚未遷去。

羅刹國大荒

趙依吉。臨安縣。過僧說本年二月六日。有臨安二人。一姓趙。一姓李。販猪來賣於杭州。到半路。趙猪已賣矣。欲先歸。李姓者要與同歸。趙不肯。李怒罵曰。汝雖行。必有惡鬼攔阻。不得到家。某惡其言。禱於玄壇廟。而行至大橋渡。夜已二更。果見前四人。蓬首惡面。七竅流血。環而圍之。渠恃勇欲揮拳。一鬼以黑帕直套其頭。便覺冷氣攻心。口不能聲。倒於地矣。羣鬼以泥塞其口鼻。忽前有人持棍來趕散四鬼。以手捉趙擲之曰。我特來救汝。我即元壇神也。此四鬼者。因昨午羅刹國大荒。餓鬼無處覓食。故進入中國作祟。汝所遇者。羅刹之餓鬼也。但子雖脫於禍。恐有後患。須到家後。用香十三枝。自爐前點至門外。方可脫然。趙驚醒。不料其身已

仰卧自家門外。乃望空拜謝。如其言。果無恙。

紹興李先生

紹興李直穎。作幕山西太谷縣。夜眠書齋。有老人伸靴於坑下。曰。我山陰人。亦幕客也。死不得歸。奴竊銀信衣服而逃。至今家中猶未能知。求君為我寄信到家。李曰。不必寄信。我即日要返舍。歸時即送君柩歸可也。鬼大喜拜謝。且曰。無以報恩。願代為辦業。從此李每宵熟寢。而几上之業已辦定矣。一時有神明之稱。適年送其柩歸。其妻子泣迎於門。曰。昨夜夢老相公靈輒還家。故在此相迎也。

怨氣變蛇

亳州貢生邵某。家頗富。住城西五里。地名小鎮。家多豪僕。皆倚主人之勢。橫行鄉曲。鄉民陳老。有田數畝。與邵宅相近。木稼屢被邵家驢馬踐傷。與之理說。反受豪奴辱詈。陳老自度勢不相敵。莫敢誰何。致成膈疾。年餘將死。一日喚工人至家作棺。謂工人曰。棺後為我開一小穴。聞者皆咤之。問其故。陳老曰。我被邵某欺氣而死。自諒生不能報仇。欲死後變蛇。以食邵之心肝。方泄我恨。工人笑而從之。至晚工匠歸過邵宅。咸以此事為新聞。笑語喧嘩。適值邵某開立門外。見眾人狂笑。因內中有素熟識者。問之。其人即將陳老語相告。邵驚曰。我實不

知。明日清晨至陳家。云前事皆家人放肆。故親來請罪。望翁宥我。陳老曰。公果不知。能將家人某某等。當我面責處。我即不恨公也。部曰。可。即邀陳老至家。將家人重責。又著叩頭陪禮。并留之小酌。陳老大悅。即能進飲食。忽胸中作嘔。吐出一物。長尺許。衆視之。乃一小蛇。遊於痰沫內。部駭然曰。非我今日請罪。則翁必化蛇相報矣。自後陳病亦愈。

心經誅狐

錢唐秀才鄭國相有妹適羅氏。於康熙甲申十月初旬夜坐。忽有風從窗隙中入。微有氣息。旋見一少年滿妝美女。嬉笑而至。後隨一毛物。不滿三尺。身披半臂。美女與妹言笑。不覺隨之而行。或山林。或城市。來往輕疾。不知其魂之離體也。或殭卧三五日方甦。妹戒勿洩。洩必害其性命。故不敢語其家人。以為病瘋如此者。至乙酉八月。國相遠歸鄉試。延妹回家。中秋晚再四詰之。始吐其實。是夜妖即闌至五更而去。次夜復至。妹即暈絕。國相挈妹衣領。朗誦心經。始得釋回。每日因虔禱。所供大士前。願刊施二千餘部。除妖救妹。是夜妖至。舉家朗誦大士寶號。飯頃始甦。云正在危急之際。空中現大士。呼孽畜。何得至此。妖應曰。因飢覓食耳。大士叱之隨去。以手向妖一指。騰空而起。妖亦不見。衆覺旃檀香滿室。妹得安寢。次日午後。忽又女魂附體。口作北音。國相取周易鎮之。彼云乾元亨利貞。我曾讀過。不須取。口中只

喚還我胡三哥來不絕。因一一詢之。云我姓繆。喚繆三姑。年十六歲時。池邊採荷花。見一美女。與我笑語。云是汪大姑。背後隨着。即胡三哥。名曰將性。自稱天下老孤。第三。故稱胡三哥。我被其迷。因此而亡。汪大姑得脫生去。今已四十二年。我依倚胡三哥。尋一替代。去年十月。連你妹子。尋有三人。期在一年之內。三人中必將一人收盡眼光。方可替代。今胡三哥被收。我無所歸奈何。國相云。汝何不歸母家。夫家云。母家遠在江西不能去。七月間見蘭蓋會上。丈夫搶食。想已不在人世矣。言訖。悽然。國相克以誦心經三百卷。超度。纔即合掌禮謝。云得此。我可再生人世。你為我先誦兩卷。何如。國相每誦一卷。繆即念何彌陀佛一聲。誦至三四卷。乃云。不煩多誦。若多則太重了。我手不能持。并索燒酒牛肉。銀錠五百。烟筒筒包。一一從之。起身作禮。致謝而去。飯頃。妹病始甦。作呻吟聲。云我被繆三姑藏山洞中。正在啼哭。忽見繆三姑。面色微紅。似有酒氣。胸懷銀錠。口含烟筒。手捧白紙。經卷。口稱般若波羅密多。而來。云汝父兄念汝。領汝回去。走得脚痛。故呻吟也。次早。忽又作繆語。云。菩薩不忍將胡三哥殺害。不過拘繫而已。今聞胡三哥要打千尺深的地洞。逃出。來害汝妹性命。我感你恩。故來相報。大相公可再求大士。使他不得逃出。國相又虔禱大士。前願再刊施心經千卷。共三千卷。并將此胡三哥為怪之事。載於經後。普勸世人。禱畢。繆三姑云。如此甚好。但昨日與我的銀

錠虛數不敷。又云心經被人來奪扯碎了。烟袋因狗叫。心驚失掉了。今要銀錠一千。褙襖二副。仍要烟袋荷包。燒酒牛肉。許我心經。可先念三十卷。須做一紙箱。開蓋對箱朗誦自然卷數在內。又云九月初一日。可齋供大士。將你妹子歸依菩薩。取名觀貞。打一銀錠。將法名繫上。挂在胸前。以避凶災。以保年壽。於是一一備辦。候暮而送。又云此刻大士已帶了胡三哥到城隍處。你妹子亦去赴審矣。黃昏後妹魁曰。城隍廟審事。回來備述。先在廟門外。見城隍神迎接大士。上殿正坐。城隍在下側首旁坐。我跪大士側邊。胡三哥跪丹墀下。大士向城隍說了些話。城隍就問胡三曰。孽畜何得被害生人。胡三答曰。我原在新宮橋裏住。因橋拆造。借居羅家空樓。此係女鬼。他來欺我覓食的。城隍即令判官查我父母及吾兄之籍。又查羅宅之籍。查畢。叱曰。他是生人。如何說是女鬼。喝令掌嘴。掌畢。復抽籤擲地。將胡三哥重打三十板。曰。我處亦不究你。解往真人府去治罪。隨點役二人。備文解去。解差手執紅棍。將胡三哥鎖押而去。大士出廟升天。我亦出廟門。繆三姑領我回來。於是延巫祭奠。繆三姑相送而去。不復來矣。至二十六夜。其妹夜半夢前解差二人。一人手執長槍。槍上挂一毛頭。帶有血痕。曰。胡三已正法矣。妹驚醒。次夜甫就枕。即有一毛頭滾地而來。將女左臂帶衣痛咬一口。隨即喊叫。其頭不見。只見左臂衣上染有血痕。自此或晝或夜。每見毛頭在腳邊滾來滾去。

九月初一日。依繆三姑之言。置鎖鑿名。齋供大士。妹見大士吩咐。胡三已經正法。你終身勿往東南去。汝兄許繆三姑心經三百卷。他得此經已成地仙矣。我之心經重大。汝兄須加敬奉。大士又取香灰在女頭上書符鎮之而醒。於是國相同妹叩謝。但滾地之頭。不時來攪。國相亦每夜夢與人毆擊。不見其形。但覺有一不滿三尺之黑物而已。忽悟心經佛力浩大。可以解冤釋結。超度苦魂。又向大士前再拜。願誦心經三百卷。超度胡三。以解此結。於是毛頭亦不復再見。此皆國相親歷之事。向人言之。

旱魃有三種

一種似獸。一種乃僵屍所變。皆能為旱。止風雨。惟山上旱魃名格為害尤甚。似人而長頭頂。有一目能喫龍。雨師皆畏之。見雲起。仰首吹噓。雲即散。而日愈烈。人不能制。或云天應旱。則山川之氣融結而成。忽然不見則雨。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甯波周秀才。在於潛署內作幕。久之。形狀羸瘦。同事疑之。叩問。總言無他。一日同食西瓜。客有言鬼無脚。周忽云鬼不特有脚。且女鬼之脚甚香。羣問何所見。周頗悔失言。眾再四詰之。始言於某夜月光下有所感觸。對月長嘆。忽見對過廊下。有一婦人甚美。亦對月長嘆。周初

疑為署中人。坦然不懼。訊其所嘆何故。遽答曰。予不知我之所嘆。猶我之不知子之所嘆也。少頃。周閉門而睡。心悔月下逢此美婦人。惜未細談。忽見婦人踉蹌而來。曰。我為君馳千里而來叩之故。曰。今夜往江南六合視盟姊壽。去時有同伴數人。恐久留失約。故撇同伴。獨回。途間恐遇虎狼。膽怯行遲。故後期。天且漸曉。不能縫紵。如君必欲相會。可與僮僕分居。恐與陰陽有犯。如其言。奴知主人室中有鬼。堅不肯移。周大怒。奴始從之。然每夜必窺探主人之室。婦人遂不至。久之。僮亦釋然。不復來擾。忽婦人至。曰。君母舅。我係前幕友主人之妻。松江人。偶小疾。為庸醫所誤。遂歿。以陽壽未終。冥籍不收。可以閒遊。查露水夫妻簿上。與君有緣。但註定只應交媾一百十六次。若無人知。則相處可長。否則緣盡便散。又云。君外尚有一人。亦有夙緣。應數百次。不知何日得會。自此後。可為地仙。不復輪迴。且我行經受胎。皆與人同。奈君命中無子。我不能為君嗣續身。從此周形神愈憊。同人知其事。促之歸。周亦以同人皆知。身不能安。遂歸甯波。身漸充肥。周每與女交。用紅圈印於書。書月日之下。同人數之。得一百十六圈。

王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行醫延安。遇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

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忽聞窗外悲嘯聲。啟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翌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乃祝曰。豈余藥殺爾邪。苟非余當白爾冤。鬼曰。兒閩人多。惟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十人為證佐。弼如其言。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父晝卧。兄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咒之。兒昏。連瞪視不能語。萬里自至柳林。反接於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胸穴割心肝。豎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咒劫。使為奴服役。稍息。舉針刺之。痛不可言。昨以翁見辱。乃遣兒報翁。兒心弗忍也。翁能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聊署其名。潛白於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抵拒。月西與爭。反覆甚苦。且請搜其行囊。遂獲符章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概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為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萬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允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鄰

生者與語意合。又復歌頑童者。亦奴畜之。其歸錢數如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咬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為左驗。和卿來。心頗疑之。雜處糶人中。弼陽問誰為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屢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為具成案。上大府將定罪。而萬里死於獄。初弼訴縣歸。親朋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歌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寬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為父子。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速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言皆驗。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卧。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從容問曰。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相懸尸上耳。曰。吾欲煮紙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子。曰。數至則散矣。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山東調為壽。弼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頑童怒曰。幾蝨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噉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點。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智也。凡八閏月。始寂寂無聞。

戚南元為歸安知縣。有蕭總管祠甚靈。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會之期。聚數千人。戚告於神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於橋上。竟不雨。沉之水中。數日。身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者失色。走報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戚笑曰。是總管求焚也。命擊其身。側顧岸傍有杜祠。別遣黠吏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為也。遂焚之。而杖作偽者。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乾隆丙辰。余過廣西泉州。見絕壁之上有匣。似木非木。其上無蓋。舟人云。諸葛亮藏兵書處。甲辰。余再過泉州。已將五十年矣。仰而諦視。絲毫無損。疑世上有。得此不朽之木。後廣西布政司奇公過其地。用千里鏡測之。的是木匣。非石匣也。其下江流迅疾。舟人難久停。心中終以為疑。後閱湧幢小品云。嘉靖皇帝常遣南昌姜御史往取兵書。姜架雲梯。募健卒緣梯而上。乃一木棺。厚尺許。黃黑色。其上有蓋。啟之中。有白骨頭顱。大如車輪。兩牙長一尺餘。鋒利如刃。遂取以下。御史據實奏聞。瘞其骨於山側。是夜姜夢一虎頭人。長丈餘。撞門而入。瞪目怒曰。余水神巫支祁之第三子奔雲是也。能出入風雲。吞嚼虎豹。當禹治水時。我父子與之大戰。我敗伏山澤中。伯益來放火。幾為所燒。我咬傷伯益之指而逃。禹王大怒。命天將庚

長用神霄劍斬我御尸江中。其時我父尚在命摩水怪取陰沉木為棺。葬我於此。將來劫滿時。我尚想下世報仇。汝乃命某卒來剖棺戮尸耶。然汝貴人也。奉天子命而來。我不能害。彼破棺之卒。吾將取其命矣。言畢而去。次日。卒果暴亡。余按陰沉木。乃洪荒以前之木。經過劫灰者。萬年不壞。以故歷千百年。巍然不朽。其蓋被姜御史所取。故今猶暴露也。余丙午遊武夷山。見大藏山洞之虹橋板。森森架立。恨無姜御史其人者。架雲梯取而視之。

續子不語卷四

隨園戲編

帝流漿

方延濟善乩術。其生乩者。每年必有一仙。戊子主乩者。陳真人字鬚翁。善與眾談論。一日衆人以溺鬼必帶羊臊氣。是何緣故。陳云凡人魄入地沾水即臊。河中皆淤泥。本多積穢。魄漬其中七日。即作羊臊氣。凡河水鬼帶羊臊氣者不能祟人。必五年之後。無此氣。便能禍人。又云焚死之鬼。五體不全。必覓伴合併而後能成形。或二三人合併不等。其併法。老不併少。男不併女。又云凡草木成妖。必須受月華精氣。但非庚申夜月華不可。因庚申夜月華。其中有帝流漿。其形如無數橄欖。萬道金絲。疊疊而下。人間草木受其精氣。即能成妖。狐狸鬼魅食之。能顯神通。以草木有性無命。流漿有性可以補命。狐狸鬼魅本自有命。故食之大有益也。

討亡術

杭州陳以遠善討亡術。凡人死有未了之事者。其子孫欲問無由。必須以四金請陳作術。其術擇六歲以上童子一人。與亡人素相識者。命其閉目趺坐。在童子背後書符於其項。其符

內有果齋寢。八埃台度八字。其時命家人燒甲馬於門外。書畢。即瞑目睡去。見當方土地。背負一包裹。牽馬命騎。同至冥司。尋亡過人。詢悉其生平未了之事。畢。即蘇。其術尤盛行於杭城。布政司司房土地。相沿為漢蕭何。一日方作術時。童子忽瞪目大呼曰。我乃漢丞相蕭何。陳以遠何等。人敢以邪術驅遣我為童子背包裹馬。因汝誦太上元經。來教我。不敢不遵。此後如敢再爾。吾將訴之上帝。即加陰誅。陳貪利不改。一日行法。土地乃領童子經由枉元城中。見斷體殘肢。掙面惡鬼。提頭擲散。遍滿馬前。童子驚駭而寤。以後不敢再奉其法。陳不得已。復教以劍訣。命童子手中執一劍。仍誦前經。土地復領至前所。童子遵即舞劍。斫殺數鬼。眾鬼號呼。忽見空中金光萬道。眾鬼喜曰。闕帝降矣。見土地揖於帝馬前。喃喃不知作何語。有頃。牽童子馬至帝前。帝諭之曰。我念以遠老奴才。奉太上元宗之教。故不忍即滅其法。汝可傳諭他。以後倘敢再行其術。我當即斬其首。乃命周倉以青龍刀背擊童子一下。童子大叫而醒。嗣後遂絕志不復從。陳受法。陳久之益貧。無所得食。偷於他處。復行其術。是年秋。夢至錢唐門外。黑亭子灣。見一木榜上羅列其罪。當於九月十三日。誅斬妖人陳某。醒後略不為意。稍稍白其夢於人。至期有好事者。欲驗其言。往至陳家。見陳身易道服。遍體書符。口誦經咒。似有解禳之法。良久忽大叫云。被殺被殺。眾云。汝尚能言。何以云被殺。答云。幸我

魂多斬之不死。然亦不能久延矣。未幾病死。視其頸皮肉雖好。而內骨已斷矣。

學竹山老祖教頭鑽馬桶

湖廣竹山縣有老祖邪教。單傳一人。專竊取客商財物。其教分兩派。破頭老祖。即竹山師弟。學此法者。必遭雷擊。學法者。必先於老祖前發誓。情愆七世不得人身。方肯投法。避雷霆。須用產婦馬桶七箇。於除夕日。穿重孝麻衣。將三年內所搬運之銀。排投於几。叩頭畢。遂鑽馬桶數過。所以壓天神也。有江西大賈夥計。夜失去三千金。旦視箱篋。絲毫不動。惟包銀紙有蟲蛀小孔而已。因記船過襄陽。有搭船老翁。借居艙後。每晚輒焚一炷香。向空三揖三拜。口喃喃誦咒。聽之不解。疑即竹山邪教也。識者已銀用紅紙四面。以五穀護之。則其法不能行。

關帝現相

桐城姚太史孔鋐云。曾於北直某觀察署。請孔仙判事。署中親友齊集。惟觀察年家子某。靜坐齋中不出。或遣之曰。孔仙不過文鬼耳。我事關聖者也。法不當至孔壇。客曰。關帝可請乎。曰可。並可現相。遂告知觀察。觀察親祈之。年家子愀然曰。諸公須齋戒三日。擇潔淨軒窗。設香供。諸君子另於別所。設大缸十口。滿貯清水。諸公跪缸外伺候。年家子過身。着青衣。仰天慟哭。口諄諄若有所訴。忽見五色雲中。帝君袞冕長鬚。手扶周將軍自天而下。臨軒南向坐。

謂年家子曰。汝勿急仇。將復矣。某復叩頭大哭。周將軍手托帝君足飛去。只見瑞雲繡繞而已。諸公為金甲光眩射目不能開。皆隔水缸伏地。一日年家子不辭而去。聞某大僚中惡於道。皆疑之。終不知所報何仇也。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紹興周春仲在安徽作幕。攜外甥某居驛署空室三間。向來人不敢居。周不信。打掃潔淨。自居內間。點燭而卧。忽見房門自開。有一白鼠如人供立。行數步。鞠躬一揖。至床前又一揖。躍而登床。其旁有兩黃鼠狼。拖長尾。念盧榮。演呂布耍槍戲。似皆白鼠之奴隸。求婿於鼠王者也。白鼠伏周君足下。由腹下徐徐而上。肢體如酥。頗覺樂甚。至胸前便覺如石壓。身不能動。鼠以嘴對嘴。挽其沫而食之。漸褪下。仍由其足下床。向門一揖而出。周亦無恙。其甥在外只見鼠初來時一揖而門開。出又一揖而門閉。如故。韓詩云。禮鼠拱而立。其信然歟。

溫元帥顯靈

陽湖令潘本智之太翁用夫。開綠莊。忽失銀千金。仁和令李公學禮。親為踏勘。於灰中查出六百金。李公以為諸夥計之事。欲押帶赴縣。太翁云。此輩皆老成力作之人。必不為此。帶我家奴僕研訊可也。眾夥計云。非主人仁厚。我輩皆當受刑。雖然。我輩亦當赴元帥廟明明心。

衆始到廟門。內中一人忽閉目大叫。莫打莫打。我說我說。你可將囊中四百金。令汝兄手捧到廟。諸人見此光景。同搜其家。四百金宛然在甕。其兄遂頭頂四百金送廟中。李令取其親供。判云。此冥法也。非官法也。候其安靜。帶縣發落。未幾。其人已投水死矣。

僵屍拒賊

杭州洋市街石牌樓販魚人。每五鼓出艮山門販魚。見樹林內燈光隱隱。有美女子獨坐紡績。每日如此。並無別人。疑為鬼。亦不懼。一日有白鬚叟語之曰。君慕此女。欲以為妻子。我有法。依教則事早圖。明早須持一飯團。闖入彼室。開口則以飯塞其口。負之而歸。勿令見天光。便與人無異矣。如其教。果得此女。閉樓中。伉儷甚篤。年餘生子。亦能飲食。天陰則下樓執炊。積廿餘年。娶媳生孫。家亦小康。開茶肆。一日天大熱。日光如火。其媳聞姑下樓。至梯無聲。視之有血水一攤。變作僵屍。其夫心知其故。亦不甚痛苦。但買棺收殮。每夜於棺中出入。常有賊入前門。有人攔之。入後門。又有人攔之。皆僵屍為之護衛也。

亡父化妖

某太守西北人。其父已死多年。忽一日乘馬而來。與生無異。曰。我已得仙。但愛汝未能忘情。故來視汝。汝可掃一靜室。與我居住。其子雖疑。然聲音笑貌。舉止作事。果其父也。遂事之如

生日間看書。夜中或寐或不寐。久亦飲食如常。遂相安焉。年餘。江西張真人過其地。太守告之。張曰。妖也。豈有仙人復久居城市。無一毫異人者乎。能與見否。太守告其父。父欣然曰。我正欲與天師相見。談吐如故。天師曰。此妖非我所知。詢之老法官。云當乘其不備。勘破之一日。其父正寫字時。法官忽從背後喝之。遂驚如木。雖痴立法官出袖中天蓬尺。從頭量之。量一尺。則短一尺。量一寸。則短一寸。至足而滅。衣冠如蛻。刺脰骨一條。法官曰。此先太翁之真骨也。為狐鑽穴。野狗銜出。受日月精華而成。此妖所以能言生前之事。再與女人交。得陰精。其禍更不止此。太守欲請骨而葬之。法官不可。曰。勿貽後禍。遂攜之去。余按太平廣記載。唐時李霸死後還家。處分奴僕。俱井井有條。然獨居一室。不與人見。一日其子孫遍而視之。變作青面獠牙之鬼。頭大如車輪。眼光如野火。子孫大懼而散。霸從此亦遂不來矣。

乾魔子

乾魔子。非人也。乃僵尸類也。雲南多五金礦。開礦之夫。有遇土壓不得出。或數十年。或百年。為土金氣所養。身體不壞。雖不死。其實死矣。凡開礦人。苦地下黑。如長夜。多額上點一燈。穿地而入。遇乾魔子。魔子喜甚。向人說冷求烟喫。與之烟。嗑吸立盡。長跪求人帶去。挖礦者曰。我到此為金銀而來。無空出之理。汝知金苗之處乎。乾魔子導之。得礦必大獲。臨出則給之。

曰我先出。以藍接汝出洞。將竹藍繫繩。拉乾麂子於半空。剪斷其繩。乾麂子輒墜而死。有管
廠人性仁慈。憐之。竟拉上乾麂子七八箇。見風衣服肌骨即化為水。其氣腥臭。聞之者盡瘟
死。是以此後拉乾麂子者。必斷其繩。恐受其氣而死。不拉則又怕其纏擾無休。又相傳人多
乾麂子少。衆縛之。使靠土壁。四面用泥封固。作土壘。其上放燈臺。則不復作祟。若人少乾麂
子多。則被其纏死不放矣。

石某

下津橋石某。開米鋪。家素豐。忽病。女鬼憑之。作杭州聲。云石某前生與女鬼比隣。開當舖
女鬼之父。作客在外。家有月臺。男女彼此眷戀。一日正在月臺上私語。女鬼之叔自外來。被
其撞見。男竄逸去。女被叔父羞削。慚愧自盡。男受驚而回。又聞女死。亦一病而亡。男轉生石
家為男。女鬼尋覓三十餘年。始知在蘇州。是以尋覓而至。石家哀求。情願當祖宗供奉於書
房。石某果愈。未幾一女痘亡。有老嫗見此女坐鬼膝上。鬼抱而嬉。石大怒罵鬼。停其祭禮。鬼
大作祟。乃復求餽。而祭之如初。鬼仍平靜。半年後。忽一日附石某身上。云吾從此去矣。快備
酒席車船。家人問故。曰監生娘娘來領我投胎在揚州張姓家。第三子是我也。託人詢之。果
然。

物變

每年八九月間。于蘭河石子化玉。採者以脚踰之。兩岸千兵傳鼓。見一人僂僂俯身。必須得玉以獻。否則治罪。採盡則明年復生。天大霧。則山上石變者為山料。河中石子變者為水料。俄羅斯國有鳥來千羣。一遇大霧。即伏地不動。化為灰鼠。其他沙魚變虎。變鹿。兩蟻相鬪。使化為蠅蝦。爬虫變蜻蛉。為人所撲。則怒毒而變蜈蚣。

人變樹

外國瓦魯特及回部民。從不肯自盡。云自盡者必變樹。樹易招斬伐。故不願也。秦中明府將雲釀云。

水精碧霞洗

漳州山上有氣冲上。即如其下有水精。滇南聞大雷。便生碧霞洗。皆因時變。並非洪荒以來已有之物。

浮提國

浮提國人能憑虛而行。心之所到。頃刻萬里。前朝江西巡按某。曾渡海。見其人相貌端麗。所到處便能學其言語。入人閨闥。門戶不能禁隔。惟從無淫亂竊取之事。

刀瘡藥

甘肅田五之變。官兵殪之於石峰堡。死者甚衆。諸童子割男女之陰。聯為一副。賣錢十二文。配刀瘡藥者爭買之。過一宿。則臭腐不可用。

乩仙靈蠢不同或情人捉刀

乩仙靈蠢不同。趙雲松在京師。頌鄉人王殿邦孝廉請仙。殿邦本有素所奉仙。不須畫符。焚香默祝。即至。下筆如飛。俱有文義。或雲松與之倡和。意中方想得某字。而乩上已書。每字皆比雲松早半刻。及雲松在滇南。果毅公阿將軍幕下。阿公之子豐昇赫。亦能請仙。一夕邀雲松同觀。而乩大動。不能成字。雲松知其非通品也。乃戲為之傳。適意中想一事。依約至。喉間則乩上即書此字。意中故停不構思。則乩上不能成字矣。

拔鬼舌

蔣敬五之僕阿真。勇而好酒。常隨主寓西直門。其地多鬼。人不敢居。阿真居之。夜有鬼披髮而來。某方醉。不懼也。鬼伸舌丈許以嚇之。阿真起以手執之。并拔其舌。冷軟如綿。鬼大號而去。乃置舌席下。次早視之一草繩耳。鬼從此絕。

蔣瑩漢

蔣瑩溪贊於華亭王氏內弟繼勛。娶於桐鄉。歸未數日。室中失牙著銀器數件。搜得於贈嫁之僕處。將鳴之官。是晚僕夫婦齏齏。其夫係一僧。拐婦而來。懼發覺則罪大。故自盡也。不數日。將小婢無故自縊。急救乃蘇。將至其處罵曰。汝有姦拐盜竊之罪。不當官治罪。自殞其生。亦大幸矣。何敢作祟於無辜之小婢。倘婢不活。吾將鞭汝二處焚之。嗣後婢遂無恙。

方宮詹

桐城方宮詹。字咸。前身在嘉靖時。作青城山道童。見楊升庵中狀元。心為一動。遂託生宜興潘家。少年進士。通一比邱尼。半途相負。尼思慕抑鬱而亡。亡何。尼轉世為貴公子。潘轉世為女。嫁與貴公子。而早寡。守節七十餘年。所以報也。三次輪迴。為宮詹公。生而美貌。耳有穿孔。故乳名姐姐。父拱乾為前明侍郎。名其子必取字於文頭武脚。曰膏茂。曰章鉞。曰亨咸。皆本此義。或戲之曰。何不取於戲。戲四字為名。亦皆文頭武脚也。

麒麟無腸

乾隆四年。蕪湖民間。牛生麒麟。三日而死。剖其腹。不見腸胃。中實如蟹。人以為奇。後人有云。康熙南巡盛典。曾載此事。

四耳貓

四川蘭州。猶皆四耳。有從蘭州來者。親為余言。

頭形如桶

南史載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萬古不死。後閱謝濟世西域記云。毘騫王生於漢章帝二年。本朝稱董喀爾寺呼爾托。聖祖曾遣使者至其國見之。王頭如桶。頸如瓶。俱長三尺。張目直視。語不可辨。其子孫皆生死如常。惟王不死。事載康熙天文大成。趙衣吉秀才云。

鳥怪

松江王掌科之姨。凌進士應蘭之次女。年甫及笄。嫁於李氏。方理農妝。有五色鳥翔於窗間。飛立於鏡架之上。舉爪招女。女便痴迷。口啞嗽作鳥聲。人不能辨。身輕如雀。梁間瓦上。上落如飛。鏡架之鳥。則已去矣。家人患之。不能禳解。聞蘇州穹隆山有道人能行法。迎而求之。道人曰。此鳥怪也。我能禳治。但須白布三尺。裹鳥所立之鏡。用烈火燒之。鏡紅而布不壞。則可治也。如其言。布果不壞。道人口喃喃誦咒良久。曰。妖已得矣。取瓦罈封之。加字篆其上。囑家人曰。不可開看。速投江中。女果如夢初醒。言語如常。問其故。全然不知。家中持瓶者。揭封偷視。女替亂如初。手製弓鞋。皆作鳥爪之狀。再請道人。道人曰。不聽吾言。果生枝節。幸而夫人有福。此怪逃去不遠。再如前法試之。須布燒後。現出牡丹花一朵者。吾法始靈。如其言。果布

上現牡丹如畫。道士再取磁瓶。加封施篆。親投江中。女病遂愈。至今生子安居。了無他恙。

劉子壯

明末湖廣黃岡州張某之子。病重。為鬼所述。一鬼既某。羣鬼皆至。索飯索紙錢者。紛集於門。適劉克猷先生推門而入。羣鬼驚曰。狀元來了。我輩且避。一老鬼走矣。回頭笑曰。沒紗帽戴的狀元。吾何懼哉。病人恰愈。眾人不解。後劉中本朝狀元。方悟老鬼之揶揄也。

黑牡丹

福建惠安縣。有青山大王廟。廟之階下。所種皆黑牡丹。花開時數百。朵朵皆向大王神像而開。移動神像。花亦轉面向之。

李秀才捕亡術

閩中李秀才。老於場屋。而家甚貧。不事館穀。惟以捕亡餬口。其效甚神。有王某被竊。來求秀才誦咒畢。置鏡水面。命王視蹤迹。教以某時刻到東門外。見有白鬚而跛者。擒之。則失物必得。王意跛者不能竊物。白鬚則其人老矣。何能作賊。姑試之。竟如其言。人賊並獲。其行竊者。係一積賊。年二十餘。處捕快認識。故偷戲場。優人所戴假鬚。充作老翁。先一日上山遇雨。跌傷其足。故跛也。

石樹搭

石樹搭以太學肄業生受知於浮山孫文定公薦授四川提為令署嘉定州精於占驗一時有管公明郭景純之目一日於嘉定署中自占卦成駭曰子未四十豈七十二歲方守郡耶後年逾四十即歿惟此一事全不驗然嘉定政府恰在渠七十二歲之年

禪師吞蛋

得心禪師行脚至一村乞食村中人皆澆薄尤多惡少年語師曰村中施酒肉不施蔬菓果然餓三日當備齋供至三日請師赴齋依舊酒肉雜陳蓋欲師飢不擇食以取鼓掌捧腹之快師連取雞蛋數個吞之說偈曰混沌乾坤一口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受人間宰一刀眾人相顧若失遂供養村中

含元殿判官

甘肅中衛令胡紀謨直隸通州人戊子孝廉自言未仕時館於京師忽一夜夢儀從甚多身跨銀角花鹿御風而行至一處殿宇甚敞額曰含元殿旁設公座案上燃紅燭有泥菜三盤階下書吏多人捧冊侍立未登座時先至側房將所著衣履脫却盡易紙者頗覺寒入肌骨步出即扃側門如有時門縫略開即覺風吹衣履有穢氣冲入所辦公事惟按簿點名而

己方點名時。或見故人將受苦楚。稍存回護之心。或見絕色女子。不無動念。即時殿上火起。身上紙衣盡焚。驚心鎮定。其火自熄。但所點男女。俱有黃氣一團。云是道門中轉劫者。一日見一童子。年七八歲。閱簿知前身係仁和邵昌。亦舉戊子北闈。榜發後即歿。計此童子又轉輪矣。如此者數年。每夜必去。幾與受戒僧相似。心甚苦之。時尚無子。幸其父為杭州龍王書吏。以乏嗣。例為子求免。龍王為之申懇得准。除免此差。據在含元殿見天府所頒祕書甚多。無如夢中舉筆千鈞之重。僅默記得心經注解一本。元君下品戒格一冊。係殺盜淫狂四則。其律甚細。大抵與禪門戒律相仿。惜當差數年之久。而含元殿主從未得一見。不知何許人也。杭州屠澗南。時在陳望之方伯署中。親見其人。自言如此。并親錄二書。戒格一本帶歸。此事萬近達言。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胡又云伊書吏皆陽世讀書人。或生童。或孝廉。間有識者。至吏卒多係狐鹿之類。來迎時儀從整肅。狐狸馱旗。白鹿張傘。有金角者。銀角者。似以此分職之尊卑。後充教習。居內城。則不復至。凡男女皆不得同牀睡。同牀則魂歸時。為生人所衝。不得入。城內護衛宸居。天將充滿。狐鹿之屬。不能入。後以洩機密革任。始生子女。

虎有黃光

胡又云來受輪回者。一虎亦有黃光。生時山神土地視之。奏聞上帝。知為道中人。落劫於舍元殿者。查得命終時。未曾勾取生魂。遂自縊死。混入虎胎。旋奉天旨。若虎傷人。罪坐舍元殿主者及判司。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吳鈞孫字堅士。仁和諧生。雍正甲辰孝廉。作令紫廷先生諱邦煥之孫。館於本城汪氏。白日假寐起。覺左腿作癢。視之現一正字。未文隆起。又逾時復現正色立朝四字。大如椀口。拭之不滅。端楷工整。筆法頗似虞世南廟堂碑。見者無不以為異。然求其故而不得也。先是一日前。吳君為移厝屋至三台山。道過張天官墓。石碑上鐫正色立朝四字。或以為有所觸犯。因復肩輿至天官墓上度禱之。其地去于忠肅祠不遠。即禱於公祠。乞籤神示。籤云。少年發跡自豪雄。更復花枝壓帽紅。引得鄉人齊頓首。洛陽季子一時榮。旁有解之者曰。此吉語不必言。是秋適舉行己酉正科鄉試。定為獲雋之兆。第三句謂遠近來觀者皆低首諦視。第四句暗用引錐刺股事。而延陵季子之稱。於姓亦有關合。及秋試竟不第。現出四字。漸漸平復。自後亦無他怪。此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事。余按湧幢小品。載嘉靖間山東海豐縣民

徐二病傷寒。忍臂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寶以聞。逮至京師。驗明釋放。

狗兒

申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性謹摯。不為父母所悅。會關中飢將竟。食他郡。以祥麟寄鄰家。鄰人責以治地。怠則鞭撻之。不堪。乘間乃逃入藍田山。復越秦嶺而西。晝食卉木。夜就巖穴棲其身。凡數月。時方酷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洞穴。林蘿蔽之。入其中假寤。須臾黑烟散入。火燎毛髮有聲。亟穿穴出。有巨蟒如甕。不見其首。尾掉洞外。毒霧暴之。高三丈許。祥麟驚撲地。墮土室中。醒後自視身首。黝黑如漆。就山中乞食。羣呼噪指為鬼物。以刀挺毆逐之。自分必死。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栲栳狀。飢甚。剖食之。漿白如乳。數日後覺體中麻癢。乃入溪澗浴之。忽黑皮蟬蛻。而貌轉靡嫵。祥麟故習秦聲。出山後由漢中至武昌。其地有胡妲者。藝頗精。求其指示。欲藉以假食。不肯投轄。喙同類椰榆之憤。而棄去。備於金彈兒家。漢陽名倡也。祥麟事之。見其一顰一笑。一舉止。一飲食。一寤寐。明姿冶態。備極諸好。居一載。喜曰。吾得之矣。復請奏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刀自牖飛入。堪其首。亟避出視之。即胡妲也。知招妲忘其地。不可居。即日反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不知父母所在。有云見之山西者。

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一日演劇於沈竹坪觀察署。僮從侍列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坐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酒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

鵬糞

康熙壬子春。瓊州近海人家忽見黑雲蔽天而至。腥穢異常。有老人云。此鵬鳥過也。慮其下糞傷人。須急避之。一村盡逃。俄而天黑如夜。大雨傾盆。次早往視。則民間屋舍盡為鵬糞壓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蝦腥。遺毛一根。可覆民間十數間屋。毛孔中可騎馬穿走。毛色黑如海燕狀。

銀依

人但知虎有依。不知銀亦有依。朱元芳家於閩。在山谷中。得窖金銀歸。忽聞穢臭不可近。且人口時有瘰癧。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乃約之曰。為我守窖否。其人應許。閉之窖中。凡客過金者。罄度而後可得。朱氏如教。乃祝曰。汝為賊守久。我得此金。當超度汝。已而穢果淨。病亦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亦得金銀歸。度終不能久也。反其金窖。

中湯某為作銀依詩曰。死仇為仇守。爾依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如。

蒼蠅替人治病

諸生俞某。久病。家亦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一本。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於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幾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葉。其蠅嚙然投下。乃犀角地黄湯也。如方製之。服數劑得愈。

鼠薦卷

警昌令黃公。與余同校江南甲子鄉試。黃閱趙字號一卷。不合其意。置之落卷箱中。次日早起看文。此卷仍在几上。初意以為本未入箱。偶忘之耳。乃仍放箱中。次早此卷又在几上。疑家人作弊。夜張燭伴寐伺之。見三鼠鑽入箱。共扛一卷放几上。黃疑此人有陰德。故未衣遣鼠為之。遂勉強一薦。而中榜發。其人姓閩。名某。來見。乃告之故。且問君家作何善事。曰家貧。無善事可做。但三世不許畜貓耳。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即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庫軍丁。聞人賭博爭吵聲。趨而視之。乃石人也。地上遺錢數千。次早聞於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故而所失錢如所得之。

歟。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東嶽兩廟。其怪遂止。

犬逐通判

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忽有黑犬直立作人言。告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曷往懇求。相牽詣趙。頃刻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去。

佛奴穿母脇生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產一女。從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即痛死。以僧家法焚之。葬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余素聞。鰩魚率小鰩而游。倘受人驚。則仍奔入母腹中。不料人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其六十人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墩。又墓前有雜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嘉靖時湯都督名寬。戮海寇王良皮所鞞。其聲比他鼓稍不揚。蓋人皮視牛羊。理厚而堅不如故也。

指上接龍

有莘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絨。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興憾焉。欲剝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後。公伸手指於窗楹外。余其逝矣。至期雷雨大作。興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續子不語卷五

隨園戲編

奪舍法

莊怡園言在西番達次。憩一廟側。旁有斃馬。風來腥穢不可忍。欲行。又苦足疲。正躊躇間。俄有老僧偕一少年來。亦憩息廟隅。少者謂老僧曰。徒弟速遣死馬去。老僧即垂目不語。死馬忽動。躍然起。向下風行二里許。復倒路側。僧乃開目。謂少者曰。已遣去矣。此用奪舍法。然其法有奪生奪死不同。奪生者易其魂。仍載其魄。奪死者無魄可載。奪舍後尚須修煉以養魄。今西藏紅衣喇嘛悉知其術。在楞嚴經為投灰外道是也。

屍奔

屍能隨奔。乃陰陽之氣翕合所致。蓋人死陽盡絕。體屬純陰。凡生人陽氣盛者。驟觸之。則陰氣忽開。將陽氣吸住。即能隨人奔走。若繫縛旋轉者。然此易所謂陰疑於陽。必戰也。故伴屍者。最忌對足。人卧則陽氣多從足心湧泉穴出。如箭之離弦。勁透無碍。若與死者對足。則生者陽氣盡貫注死者足中。屍即能起立。俗呼為走屍。不知其為感陽也。惟口不能言。其能言者。為黃小二之類。為老魅所附。陳鼎恆邊州聞見錄。載有客山行。途中聞呼其名者。不覺

應之。暮投主人宿。告以故。店主曰：客無憂，我能治之。夜攜劍伺客寢，外打三更，果聞有呼客者。聲在牆外，問為誰，答曰：我黃小二也。啟門逐之，見一物如人奔入一塚而沒。明日詢其居鄰，知為折死而葬者，相與報官起驗，其屍斑爛五色。店主曰：是也。然猶未成精，與衆四覓入深山中，見遺骸一具，亦五色生毛，曰：此其黃小二矣。焚之，果啾啾作聲。及焚新葬之屍，了無他異。蓋槁死之魂，久則成魅，特借新死之體以禍人，無所借，則久而為青。若遇雷火擊散，其氣又能布而為疫。此皆山川沴戾之氣，偶中於身後故也。

骷骸三種

地中有遊尸，伏尸，不化骨三種，皆無棺木外襲者。遊尸乘月氣應節而移，無定所。伏尸則千年不朽，常伏地，不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貫注之處，其骨入地，雖棺朽衣爛，身軀他骨皆化為土，獨此一處之骨不化，色黑如碧玉，久得日月精氣，亦能為祟。故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與夫死，腿骨後朽，以其生前用力為精氣結聚，故入土不易朽。伏尸亦然，伏尸久則受精氣為遊尸，又久而為飛行夜叉。《岷嶽神書》云：老蛤能辟伏尸。

人氣分塵

世皆積塵，人氣能分塵，故目不見塵也。塵能朽物，故宮室無人住則易朽。然屋宇年久則又

積受人氣。與日月風露之氣交感而生影於木石中。如含文嘉夏鼎圖所載門屋市澗池澤器具。悉能成精。有名字可呼。百年有影。千年則積影成形。此屋日有人住。則精氣不能外越。以常為純陽之氣所通。僅伏形於內。成金水內景之象。一經封閉。數十年不得人陽氣。則陰氣日逼。而內之陽氣。悉達於外。於是有所有形而出。為成火日外景之象。惟無質而藉氣以成形。故能幻變一切。此內生之邪。非外來者之乘虛而據者也。燃火酒照之。則真形立見。聞硫黃氣亦退避。

鬼氣攝物

趙衣吉曰。凡鬼物攝人及器具。皆用氣禁。能以小容大。予少時。讀書西城重佛庵韓姓家。親見其家老僕為冤鬼所纏。一夕忽失所在。而門戶四隅皆扁。已死於二里外桑園中。頸有手拍痕青色。究不知從何出戶。乙酉館常山。見有為妖祟者。攝其人入石穴中。穴不甚大。僅容其身。穴口如蓋。呼之則應。終不可出。破石取之。其人已死。又予戚唐姓家為狐祟。一日其婦覓鏡不得。後取瓶插花。覺瓶倍重於昔。視之則失鏡宛然在中。口小腹大。亦不知何由而入。此皆以氣禁。漢書方技傳有禁祭之術。即此法也。

山魃怕斧刀

常山蔣紫庭貢士。有書塾在東門外山中。時有山魃出沒其間。土人習見亦不為怪。呼為獨脚鬼。皆反踵而行。其來必有風。云其怪最怕桑刀。以老桑削成刀斫之即死。懸桑刀於門亦避去。山魃愛聽歌。有張某館衢州山中。每夜山魃踰躑而來。強聽唱曲。

驅瘧鬼咒

道書瘧鬼皆分于支值日。有名字。某日得病。查其名即可以符驅之。其不以日者。更屬狂瘧之鬼。尤披猖為祟。名岳子言。必須用值日之鬼拘之。所謂以賊攻賊也。然持此法行之。亦間有未驗者。不知太平廣記載驅邪瘧鬼咒甚驗。云物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徧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凡人疾發時。朗誦不懈。寒熱即散。汗出而愈。張雨材先生業醮台州。親試有驗。傳人無不效者。

陰沉木

陰沉木。湖廣施南府屬山中土產。此物悉掘地得之。名陰沉木。質香而輕。體柔膩。以指甲掐之。即有指紋。少頃復合如奇楠。然土人云。其木為棺。入土則日重。重則沉。葬千年後。其棺陷入地數十丈。亦堅重如鐵。故寶貴之。施南買。不過六七十金。可得佳料一具。載至漢口。非千金不易贖。以出水脚費大也。盤古以前。無可致。有相傳近混沌之上代。乃脫高龍漢也。老聃

生於龍漢元年。見遺書。

織登科記

昔有人誤入星渚。見一女織。縑縑。上多古篆。不識。問之曰。此今年登科記也。以呈上帝。夫登科記必織。登科文必錄。天上之重科目如此。千佛名經。豈虛語哉。若楊瓊芳。因貢院失火。得元。又何異前明蕉狀元故事耶。當時人語曰。不因南院火。安得狀元焦。

朱鹿田

朱鹿田先生。官刑部郎中時。偕大學士馬公。赴河南查辦事件。路宿公館。臥室三間。朱與馬對房而居。時七月十六日。月色皎甚。朱患熱不寐。三更忽有風來。門戶自開。見白氣如虹。蜿蜒進內。近朱帳。朱以拂擊之。氣即出。朱躡其後。見氣入馬卧闥。少焉退出。有紅光一道。連氣交繞。白氣不勝。形亦漸微。即出門去。紅光亦回。不復追逐。門戶又閉。聽馬則鼾聲如雷。似不覺者。次日耳房報隨從家丁死者二人。皆身軟如綿。不知何病。

飛僵

凡僵尸久則能飛。不復藏棺中。遍身毛皆長尺餘。氈氈披垂。出入有光。又久則成飛。天夜。又非雷擊不死。惟鳥槍可斃之。閩中山民。每每遇此。則羣呼獵者。分踞樹杪擊之。此物力大如

熊夜出攫人損稼

程嘉蔭

趙衣吉曰。予幼與程嘉蔭同學。嘉蔭有巧思。性好道。與范羽士交。得其奇器錄一本。能為木牛。親見其製。外式人盡能之。惟中設機各異。其唯舌下橫直木一。警舌根。一警心。心以鉛為之。木四邊有孔竅。悉用絙穿貫通於足。行則心搖。鉛體重墜。則木一頭下垂。少則舌本間又復下垂。則鉛心又為所舉而向上。如是俯仰。則足上所貫絙。曳足屈伸而行。但甚緩不能馳。加重物於背。則行亦鈍滯。程云。尚有九風輪。木加內五以合五藏。外四以像四肢。則行疾如飛。數百斤皆可負。其舌轉則鉛機橫欄腰上。貫繩曳起。足即曲卧。真俗傳武侯木牛式。及壬遁諸書。西洋木牛法皆異。亦能造寄話筒。筒間寸許。有洞隔之。內有機閉氣。人向筒語畢。則洞之。洞有次第。若亂開則不成句矣。據程云。此法可貯百日。過百日則機微氣散。惜早夭。父母以其用心過甚。嘔血死。故其所得諸書悉焚去。勿留以禍弟也。

水虎

爾雅虎有角曰麈。能行水中。而不知水中曾有虎也。康熙中。朱鹿田先生。曾見松江提督養一虎在池中。以鐵柵圍之。名曰水虎。飼以魚蝦。不食生肉。象山志里民漁於海。網得一雄虎。

在網中猶活。出水即死。剖之腹中有三小虎。此蓋鯊魚感氣而化也。未登陸即為網獲。

綠郎紅娘

廣語。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死者。男子未娶。多有犯紅娘以死者。諺云。女忌綠郎。男忌紅娘。紅娘亦曰過天。綠郎亦曰駙馬。有犯者須齋醮禱祀驅之。倘男犯綠郎。女犯紅娘。其病不救。蓋亦妖鬼。猶金華之猫魘。

文人夜有光

愛堂先生言。間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正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不可往。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光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耀。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蒙蒙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知為文士。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咄嚙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烟。籠草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

鬼大笑而去。

狐仙正論

獻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門役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為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役返報。明為愕然。因言制府李公銜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頃臾。尚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為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彼自增罪業耳。至國計生民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

外國

外國之異。傳聞最多。高麗有狗站。以四狗挽車。無啟國人。死心存埋之地中。百年又復為人。土哈國晝長夜短。日沒頃刻即出。沙弼國日入時。聲如雷。國中必鳴金鼓以亂之。否則小兒驚死。大耳國耳長七尺。闊四尺。人卧以一耳為褥。一耳為被。甯公臺外人。至冬必蟄如蛇蟲狀。不飲不食。不語不言。逢春則蠕蠕而動。飲食來往如初。又某國民百年一蟄。雷州民喫熟肉。咒之變生肉。再咒變猪羊。仍還原形。再咒之仍為熟肉矣。其咒云。東山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只十字而已。殊不可解。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羊生土中。躋連於地。割之必死。須擊鼓以震之。則躋絕。而羊逐水草。此說見新唐書。近今果有穀種羊之皮。可見古人非欺我也。

作勢渡水

張灝遊真州竹林寺。寺隔小河二丈。僧駕板橋來往。張到時日暮。橋已撤矣。張奮身踏水而渡。至僧庵。但濕半鞋。僧大驚。以為仙。張笑曰。我非仙也。少時曾有師法授。用厚磚高尺餘。橫排於地。鋪三丈許。躍上飛走。磚不傾倒。再換薄磚試之。往來而磚不動。搖則用朽爛布絹。布絹受足不穿。再換豆腐。最後用棉紙竹紙。能踏竹紙不破。便可踏水矣。但起步須在二十步之外。一鼓作氣。即作虎勢。騰空如飛。鞋頭著水。不過五六寸。即上岸矣。若到水邊。纔鼓氣。使不能起勢。然極其量。亦不過二丈而止。余按王莽用兵。募能飛者。有人應召。縛鳥羽為翅。飛數

十步乃墜。奉知不可用。即此類也。

唐公判獄

保定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噉然而仆。公自啟簾。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孽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眾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辨百端。終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階下。鬼從何去。曰。欻然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牆。因即越牆處尋視。雖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賄提盜所為也。公沉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郭六

郭六者。淮鎮農家婦也。不知其夫姓氏。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贖。則某鄰里叩首曰。夫以父母託我。今力竭矣。不

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母笑我。里語以婦女倚門為賣花。鄰里嗚呼。俱散去。乃恸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淫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覩其面。或曰。是將違重價。亦不辨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即與見翁姑曰。父母都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恥伴君。故為汝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為汝辦養。已往厨下自剄矣。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而不柑夫墓。曰。不柑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我兒身為男子。不能養我二人。而委一少婦。逢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又有孟村女者。嘗積家巨盜肆掠。見女有也。併其父母挈之。女不受污。則縛其父母。加以炮烙。父母并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給已。必先使受污。而後釋。女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於野。後賊與官兵格鬪。馬至尸前。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此二事正相反。論者皆有貶詞。以為其一失節。其一心太忍。余曰。皆是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郭六改行。箕子為之奴也。孟村女抗節。比于諫而死也。古人於徐孝克妻。樂昌公主尚憐之。而況此二人乎。

劉羽冲者。滄洲人。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倩董天士畫秋林讀書圖。紀厚齋先生題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祇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大敗。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於州官。州官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為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恆獨步庭階。搔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過。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側耳聽之。所攝仍此六字。

死鬼戀妻

京師有媪能視鬼。常告人云。昨於某家見一鬼。可謂癡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悽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月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俤。見其恆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兄嫂與婦話評聲。雖陽氣逼燂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悽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左右顧。後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沔沔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春戀之意更篤。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簾外。或倚柱泣。或使首

如有思。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私窺。營營徹夜。媼太息曰。癡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鬼避立牆隅。仍翹首望婦。吾偕婦出。回顧見其遠。隨至娶者家。為門神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則立牆隅。望婦行禮。疑立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窗而窺。至燭滅就寢。尚不去。為中靈神所驅。乃狼狽出。仍至婦室。婦留一兒在家。聞兒室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搓。作無可奈何狀。俄媼出。撻兒一掌。更頓足拊心。遂作切齒狀。媼視之。不忍乃徑歸。

狐仙懼內

紀儀庵有質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為狐所據。夜夜聞其語聲。然不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話。許鞭答聲甚厲。羣往聽之。忽聞自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撻夫者耶。適中一人方為婦撻。面上爪痕猶未愈。眾悶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為怪。樓上羣狐亦悶然一笑。其闕遂解。聞者無不絕倒。

軍校妻

紀晚嵐先生。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運伊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啟。呼之不應。當有他故。因撒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共枕卧。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無識者。研問鄰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

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人幼相愛。既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城。是人念之不釋。復尋訪而來。甫至門即引入室。故鄰里皆未覺。慮暫會終離。遂相約同死。受刀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急覓是人。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碛中。白草黃雲。四無邊際。正彷徨間。為一鬼將去。至一官府。甚見詰辱。云是雖無恥。命尚未終。叱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復暈絕。及漸蘇。則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罰。姦罪可勿重科矣。先生烏魯木齊雜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

飛天夜叉

先生在烏魯木齊把總蔡良棟言。此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深處。日色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為盜伏叢莽中。密偵之。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澗中呼六女子出。並姣麗白皙。所衣皆繪綵。各反縛其手。敲鉢使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可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强者擗射對崖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為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束炬而入。曲折約深。

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或曰。此飛天夜叉。化為女子者也。

虎張

新安程生名敦。有族人家深山中。後圃園亭。頗有幽趣。生往候之。迨晚則鍵莊門。蓋其地有虎也。一日初更時。月色微明。狂風驟作。一僮欲請鑰出戶。僮輩止之。不可。主人親晚諭之。童不得已。私欲越垣而出。以高峻不得升。忽聞垣外有虎嘯聲。主人乃令眾僕挾持此僮。顛狂撞斗。不省人事。生知有異。親登小樓覘之。則見有一短頸人在垣外。以磚擊垣。每擊則此僮輒叫呼欲出。不擊乃定。生及主人皆知必虎張也。乃持此僮愈力。僮叫呼良久。忽變作豕聲。便溺俱下。其天亦成豬天矣。園中之人大驚。至五鼓。此僮睡去。天曉時。生及主人復登樓。現則見一虎自西邊叢薄中躍去。而張不復見矣。

狼牙

凡猛獸皆以爪牙鉅利。故能搏噬。而古者獨稱狼牙者。但以為尖利害物耳。數年前。甘泉令某。一日自外返署。見快役班房。繫一小獸如犬。而雙眼淺綠色。意其為狼。詢之果然。乃牽入署。有幕客某以烟桿戳其口。小狼露齧。作欲嚙狀。諦視之。其牙潔白。大小參差不齊。而其齧生成一片。非若人與他獸之分排編次也。因恍然悟。古人以狼牙名兵器。蓋取諸此。而狼之

狼戾恃有此牙亦天之賦與獨異若人之駢骨猿之通臂然

樓怪

西安省城四府街有王太守宅。太守官浙中。宅久闕鎖。留僕守之。一日鄰人遠望。見其後樓懸燈數十盞。趨至詢其僕。啟門視之。寂然無物。又有童子數人。白日往遊。至後樓。見有白鬚老人。憑樓窗下視。羣譁之。老人忽吐舌長丈餘。至地大駭而散。乾隆某年。太守緣事。此宅入官。同寅乾州高公名琛者。買之。所屬武功黃令。景略赴省借宿。夏月晝卧前廳。傍晚乍醒。北窗自啟。有物黑面赤睛。來窺。黃大呼而起。率眾僕逐之。不見。高公赴省。將前在長安任卷宗箱置後樓。一日。查舊案。令廝役上樓啟之。見巨蛇蟠據箱側。大駭。走白高公。親往視之。無有矣。高因不敢居。忽一日晚間。後樓失火。官吏救之。惟後樓燼焉。院中有白骨一堆。長安令周小亭擗視之。有大牙十數。長各五寸餘。別無他異。奉方伯舒觀察。皆取一二枚以去。人皆云此怪已自焚死。高公擢宣武太守。始遷居之。今將此宅轉鬻於前藍屋令楊翔亭。竟無他異。

武進兩異事

武進之北鄉。土名尤村。有某姓誕一兒。暴長。甫十一月而長三尺。每啖飯三巨椀。或餌以粉。養能盡七枚。然不能言。尚卧筐籃。需人提抱。此乾隆五十五年事。

昆陵郡北隅有秦姓婦。忽誕一兒。狀貌穉惡。頭有兩角。角隱隱復有兩目。偏身青色。多肉塊。磊磊。勢長數寸。纖細如燈草。啼聲亦甚異。其家以為妖。埋之廢園旁。翼日人過。猶聞地下作啾啾聲。此五十五年八月事。

有子廟講書

西江周駕軒太史。折舉孝廉。赴北闕會試。路過鄒魯間。夢人引至一處。棟宇巍峩。上書有子廟三字。心疑之。以為有子配享聖人久矣。此地何以另立有廟。俄而召入。上坐有古衣冠者。年五十許。鬚眉蒼秀。揖而進之。命之旁坐。曰。汝西江名士。可知論語第二章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作何解。周曰。仁為五德之首。孝弟又為仁德之首。有子曰。非也。古字人與仁通。我首句其為人也。孝弟。末句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其義一也。漢宋諸儒。不識仁字即人字。將个孝弟放在仁外。反添枝節。汝到世間。為我曉示諸生也。周唯唯而出。是年即中進士入詞林。余按井有仁焉之仁。即人字。則此章仁之為人。當亦無疑。

米元章顯聖

蕪湖鮑某工畫。專學米元章。竟能得其大概。且又能烘染紙作舊色。識者莫辨。南北骨董家。購者甚多。因之致富。一日作畫倦矣。坐而假寐。忽見一人。唐巾宋服。登其庭。罵曰。我米元章。

也。汝學我盡。僅得皮毛。而欺世取財。將來千百世後。道元章之畫。不過如此。則我之身分姓名。俱為汝糟塌矣。因袖中出一石。擊其右脇。鮑覺酸痛。一驚而醒。從此握筆腕痛難勝。執筆數錢。依然無恙。

麒麟喊冤

有邱生者。吳人也。幼習時文。屢試不售。怒曰。宋儒誤我。乃盡燒其講章語錄。而從事於考據之學。奉鄭康成孔穎達為聖人。而渺視程朱。家貧。遊學楚蜀。過我唱山。坐古松之下。溫習儀禮注疏。有白額虎銜之而去。行數里。乃擲於深谷中。虎竟去。邱心悔。當是昔宋儒之報也。方懊惱間。見谷旁有石門大開。邱走入。則殿宇巍巍。署曰文明殿。兩旁羅列書籍百萬。莫知其數。邱掀翻書目。謂必以六經冠首。不意翻畢。竟無有也。心疑之。旁有古衣冠者。倚門而立。邱揖而問曰。此處何神所居。曰。蒼聖。邱問蒼聖始制文字。自該萬卷橫陳。獨無古六經何耶。古衣冠者曰。向來原有此書。但名詩書周易。不名經也。自漢人多事。名曰六經。造作注疏。穿鑿附會。致動上帝之怒。蒼聖造字。生此厲階。從此文明殿中。撤去注疏。致汝掀翻不得。邱問注疏何以。上干天怒。曰。此事原委甚長。汝且靜聽。我言。汝可知萬國九州。只有一天乎。自盤古開闢以來。三皇五帝。莫不欽若昊天。天亦安享。郊牛數千年矣。忽然東漢末年。有五妖神。

頭戴冕旒。身穿龍袞。闖入天宮。各稱名號。其自稱赤燁怒者。紅面鬚鬚。狀尤猙獰。其他兄弟四人。衣青者號靈威仰。衣黃者號含樞紐。衣白者號白招拒。衣黑者號汁光紀。豎眉昂首。吮吮。竟欲篡奪上帝之位。分據為五國。上帝盤問五人得姓受命所由來。皆瞪目不能答。帝命神兵擒之。與闕未決。適蒼聖朝天奏曰。此五神姓名。皆讖緯妖言。漢人鄭元師弟所傳。但召鄭元來。則不闕而自伏矣。帝無可奈何。即命九幽使者召鄭元師弟上殿。見其舉止老成。飲酒三百杯不醉。遂署文明殿功曹。五妖神始帖服不動。凡鄭所奏。帝亦頒行世間。久之其教有必不能行者。天子冕旒用玉二百八十八片。天子之頭。幾乎壓死。夏祭地。亦必服大裘。天子之身。幾乎暈死。只許每日一食。須勸再食。天子之腹。幾乎餓死。喪禮含殮。用米二升。四合。君大夫口含梁稷四升。如角柶不能啟其齒。則齧尸頰一小穴而納之。凡為子孫者。心俱不忍。以訛傳訛。習而不察。將及千年。一日。天帝坐紫微宮。見雲中飛下一獸來。龍鱗馬鬣。喊冤奏曰。臣麒麟也。不食生蟲。不踐惡草。人人稱為仁獸。必待聖人出。臣纒下世。不料有妄人鄭某孔某者。生造注疏。說郊天必駁麒麟之皮蒙鼓。方可奏樂。信如所言。人主郊天一回。必殺一麒麟。麒麟何罪。遭此屠毒。此等議論。只好嚇騙黃中賊。見老鄭便一齊下拜。使麒麟見之。必唾其面。言未畢。又見空中雲鬟霞佩。率領數婦人。珊珊來者。跪奏曰。姜姜氏周王妃。

也。當時周王勸農，妾並不隨行。今有妾人鄭某，說天子勸農，必與王后同行。妾想婦人幽閨
弱質，行不踰閭，豈有披霜冒雪出來勸農之理。北魏王肅嘗言其非。唐人孔穎達將王大加
呵斥，黨人誣妄。一至於此。諸婦人齊奏曰：妾南國諸侯大夫之妻也。夫君外出，妾等心憂，亦
既覲止，我心則降。言既見而心安，此人情也。鄭訓覲為交媾之媾，言交精而心降。又訓五日
為期，六日不度，云婦人五日不御，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妾等皆公侯淑女，不應貪淫。至
此麒麟在旁，跖足大笑。帝問何笑，麟曰：諸夫人但知責鄭元，不知責戴聖。聖造禮經，其罪更
大。臣在周文王靈囿中，與振振公子同遊，見文王宮女，原無定數，多不過二三十人，並無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名號，亦從不見有金環進之，銀環退之之條例。文王日昃不
暇樂而不淫，那得有工夫十五夕而御百餘婦哉。戴聖本係賊吏，造作宮闈經典，以媚昏主。
而鄭元師弟又從而附會之，致後世隋宮每日用烟螺五石，開元宮女六萬餘人，皆其作俑
也。且註詩經昏媾靡供，言媾是媾婦人之陰。此是景十三王傳中之事。三代無此慘刑，天帝
聞之大悔，喟曰：朕用人過矣。召蒼聖謂曰：卿造字原有功於萬世，大聖人周公孔子皆出汝
門下。不料後來俗儒流弊，一至於斯，何以救之。蒼聖奏曰：臣兄弟三人同造字，臣所造之字，
都是下行。臣弟沮誦佳虛所造之字，或右行或左行，左右行者，行於東西二方。下行者行於

中華。今東西方只一教。而中華之教如此紛張。惟有召西方明心見性之人。學佛未成者。來大顯神通。將此輩一掃而空之。帝曰。召佛是矣。何以要召學佛不成者。蒼聖曰。佛無夫妻父子。故名異端。恐來中國人多不服。惟有少時借佛書參究一番。中年遁歸周孔者。墨行儒名。人纔肯服。宋朝某某最佳。麒麟在旁爭之。曰。楚固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據漢儒麟鼓郊天之說。不過麒麟晦氣。而天帝尚得一頓飽餐。若宋儒主持名教。訓天命之謂性。云天即理也。古帝王只有祭天者。無祭理者。將來天帝血食不從此而斬斷乎。不但此也。恐尖嘴雷神。還要來鬧。帝曰。何也。曰。朱註有盛饌二句云。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下文註迅雷必變云。敬天之怒。豈非下文暗藏。不以其雷耶。從此雷公沒人怕了。雷公豈肯甘心。天帝笑曰。汝言亦是。但氣運各有盛衰。朕亦不能作主。姑且召明心見性之人。試其伎倆何如。俄見蒼聖帶領宋儒上殿。有隻衣博冠。手執太極圖者。有閉目指心。自稱常惺惺者。有拈花弄月。自號活潑潑地者。最後四人扛一大桶。上放稻草千枝。曰。此稻桶也。自孔孟亡後。無人能扛此桶。唐人韓愈妄想扛桶。被我取他。與大顛和尚書札。搜出真贓。把他所扛之桶多掀翻了。何況鄭孔。敢與我四人為難乎。言未畢。果見赤燥怒白招拒五妖神。爬牆穴洞。偃旗息鼓而逃。天帝大喜。即命此四人權攝文明殿功曹。此漢學所以不昌。而文明殿之所以無註疏也。邱問既如

此何以架上不收宋儒註疏乎。曰一誤豈容再誤。宋儒此座亦恐終不能久。現在王陸二姓本朝頤息齋李剛主毛西河等。都與為難。方談論間。忽聞鐘鼓聲。內閣蒼聖傳旨云。朕命白虎狀邱生來。原惡其自矜漢學。凌蔑百家。挾天子以令諸侯。故有投昇豺虎之意。今聞渠已悔誤。可賜山中雲霧茶一杯。領其出山。俾述所聞。可以曉世。古衣冠者引行曲澗中。邱因問曰。據蒼聖之言。漢學不可從。據麒麟之言。宋儒又不足取。然則我將安歸。神曰。隨之時義大矣哉。士君子相時而動。故曰順天者昌。即如神道設教。蔣帝既衰。關帝自興。此眼前之明證也。當漢學盛時。晉朝王弼註易。罵鄭康成為老奴。康成白晝現形。立索其命而去。元行沖有言。今人宣道孔聖誤。諱言鄭孔非。亦怕康成作祟故也。今氣運既衰。其鬼不靈。而人亦少談孔鄭矣。當宋學盛時。元朝祭朱考亭。至於呼太祖御名成思吉而祭。尊與天同。明祖登極。又聘宋金華四先生等講學。皆考亭之小門生也。一脉相傳。頒行四書大全。通行天下。捆縛聰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說。不讀他書。楊升庵有言。蟲有應聲者。今之儒生。皆宋儒之應聲蟲也。子不作應聲蟲。安能拾取科名。上報君父乎。邱曰。然則上帝亦好時文。八股耶。古衣冠者大笑曰。上帝非秀才。安用時文。不特帝所無時文。即娣孃洞二酉山。亦從無此腐爛之物。細字小板。古書亦無此惡模樣。邱曰。然則時文科甲中何以出許多豪傑。神曰。士如魚也。釣之可

得射之可得。網之亦可得。大者蛟螭。小者魴鯉。皆水所生。不因釣射網罟而有異焉。歷代以經學取為名臣者。若而人。以詩賦策論取為名臣者。若而人。以時文取為名臣者。若而人。豪傑之士。豈為功令所束而遂淹沒哉。汝試看呂蒙拔於盜賊。郭子儀起於縲紲。盜賊罪中人。尚且有人。而況於時文科目耶。邱問上帝何好。曰好詩文。問何以知之。曰汝試想上帝白玉樓成。何以不召老成人。馬季常并大春作記。而召一少年。佻健之李長吉耶。海上仙翁。芙蓉城主。何以不召周程張朱。聚徒講學者居之。而召一好酒及色之白居易。豪縱不羈之石曼卿耶。邱恍然大悟。乃再拜曰。如神人所言。某將棄漢學宋學。而從事於詩文何如。神曰。子又誤矣。人之資格。各有短長。著作之才。水也。果有本源。自成江河。考據講學。火也。胸中無物。必附物而後有所表彰。如火之必附於薪炭也。子天性中本無所有。焉得不首鼠兩端。且子既精漢學矣。試問帝王所食之米何名。邱不能答。神曰。康成注釋之。漉漉云。春之播之。使趨於鑿。粟一石為糲。春一斗為稗。又去八升為鑿。又去九升為侍御。侍御者王所食也。子試思米春至八九次。其糲稗糠粃。將何所歸。天故專生此一流殮糠粃而飽稗稗之人。或瑣屑考據。或迂闊講學。各就所長。自成一隊。常見孔聖如來老聃空中相遇。彼此微笑。一拱而過。絕不交言。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邱聞之色若死灰。意流連不出。神曰。子休矣。子被虎銜落山澗。

袖中所帶儀禮注疏蠟食者過半矣。蓋速歸乎。邱再拜出洞。至今猶存。

大通和尚

吳門某進士。通禪理。立志成佛。聞天台山僧名大通者。年一百二十歲矣。乃徒步訪焉。兩扣茅蓬。辭不見。進士跪門。一日僧召入。問汝來何為。曰願學佛。曰君非某尚書之子歟。曰然。今尚在。子曰在有妻子乎。曰有。僧曰。君誤矣。佛性慈悲。汝父尚在。妻尚存。而忍心別父棄妻。貪圖作佛。此心可以見得佛否。進士不能答。僧又問成佛必須功德。汝立何功。曰我遇荒年。必倡捐振粥。遇棺擲必掩埋。年年買活物放生。僧曰。凡有心積德以徼福者。與無德者同。猶之律上過失殺人。雖殺不抵命也。汝貪成佛。而強為諸善。何功之有。汝果要學佛。當先學我。便從此刻學起。我坐則坐。我食則食。我澀溺則澀溺。我眠則眠。汝能照樣行乎。曰能。僧長嘆一聲。使閉目坐榻上。一日不語。不飲不食不眠。不起澀溺。進士骨節酸楚。腹中雷鳴。澀溺俱下。而僧不知也不得已起跪僧前。願且還家。僧亦不答。拱手微笑而送出焉。

掠判鬼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親狎。章死。楚為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楚未食。章即延入飯店。為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吾以小罪未免。今配為揚州。

掠剽鬼。問何為掠剽鬼。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過常數得之。即為餘剽。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曰。某某皆是。頃之。有一僧過。指曰。此僧亦是。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與章南行。過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所用之花。人間無用。章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中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殊覺不祥。即擲花溝中。澌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為中惡。競持湯藥救之。良久乃蘇。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